





華

卷六十六 墓表  
卷六十八 塔銘

卷六十七 墓表  
卷六十九 塔銘

卷七十至七十二 傳



牧齋初學集卷第六十六

墓表一

故工科右給事中臨安王君墓表

萬曆己酉御史鄭繼芳疏糾工科右給事中王  
元翰巡視廠庫姦臧以鉅萬計王君具疏慫  
於朝盡出其篋衍囊橐昇置國門縱吏士簡括  
罄身辭去以擅離職守降刑部簡較天啓初趙  
忠毅公起君謫籍稍遷至工部營繕司主事旋  
以奄禍削奪其今上登極議起用爲王永光所  
扼不果於是君漂泊東南不得還滇中者十年



所矣崇禎癸酉七月死於南都之客舍年六十  
有九死之日其友范少實鳳翼數輩爲買棺以  
殮傷哉貧也向所謂金錢鉅萬其將化爲飛塵  
蕩爲冷風耶已而屢變其說以爲寄頓藏窖者  
其將寄之天上埋之地下耶故書盈篋敝衣周  
身生無以爲家死無以爲殮然後君之寃狀始  
大白於海內聞者爲之徬徨歎泣而君已不可  
作矣君舉進士爲萬曆辛丑四明沈公奇其才  
選入翰林爲庶吉士四明自喜謂王生遂出我  
門下君心弗與也久之出爲給事中四明當國

久根株盤互護法弘多山陰歸德正人之脉不  
絕如一綫君抗章首劾四明次及紹興晉江以  
湔除其衣鉢三公者皆相繼引去又以其閒糾  
劾六卿督撫之爲私人者在諫垣五年朝右皆  
不能帖席而君之禍遂不可解矣君天才穎發  
言語妙天下所彈治皆劈肌中理人無以自解  
免又能曉暢事幾鈎索情僞鷹擊毛舉所發必  
中故一時臺省推君爲職志而羣小恨君爲獨  
深其初攻政地也如疾雷震風使人望而却避  
已而漸及其私人也如決癰潰疽使人偏而自



危及其論建漸廣又將扶擿其所擁戴接手之  
人引繩批根羣小知無以自容也嗾繼芳以發  
難而君卒用是敗嗚呼當難發之初小人之蜚  
語詆譎盡力而排君者數人而已君子之盱衡  
揜學盡力而援君者亦數人而已此數人者皆  
知君之深者也自茲以往吠聲之小人交口詈  
君而不知其所以然循聲之君子亦交口惜君  
而不能知其所以不然悠悠惘惘耳語目論遂  
使君之一生如入霧霧如冒荆棘展轉晦蒙而  
卒以窮死客死然則知君之深者固在君子而

未必不在小人其卒至於窮且死者雖阨於吠  
聲之小人而尤困於循聲之君子也夫阨君而  
至於窮死客死以爲至於此極矣而君之冤狀  
反用以大白於身後則小人之齟齬君子以爲  
骨讎血怨咀嚼而後快者竟何爲也哉君諱元  
翰字伯舉其先鳳陽人也高帝時有諱珊者  
從征六詔有功遂家滇中居臨安之寧州祖尚  
綱父案皆修長者之行有子曰開爲應天府庠  
生以崇禎丁丑十月葬於江寧縣太白鄉吉山  
西南後四年庚辰虞山錢謙益爲文以表之使



鏡諸墓上

王季木墓表

昔有宋慶曆之時國家休明老成登用而雄駿  
彊直之士如石守道尹師魯蘇子美之徒比肩  
而出方其信眉揜腕橫鶩而離立蓋所謂千人  
而亦見百年而一遇者也然其不幸而爲世所  
指名奸邪小人相與出力擠之惟恐其不困而  
天之於斯人也恒使之齟齬連蹇邑邑不得志  
以死天之意殆勇於阨君子而巧於助小人也  
嗚乎吾友季木抑亦其流也歟季木姓王氏諱

象春濟南之新城人也嘉靖以來其門第最盛  
祖父諸兄皆爲顯官而季木少負逸才其所爲  
文出輒驚人自其爲舉子已隱然名動天下矣  
萬曆庚戌舉進士第二季木每歎詫柰何復有  
人壓我諸推轂季木者亦云而科場之議適起  
壬子分考順天言者亦用科場事抨季木季木  
所取士才而貧且無雅故所司具獄上竟不能  
有所傳致然卒坐降級以歸居五年補上林苑  
典簿又五年陞南京大理寺評事遷寺正久之  
陞南京工部營繕司員外郎歷兵部車駕職方



二司轉吏部考功司郎中當是時黨論已成凡  
南北部魁海內所指目爲東林者季木皆與聲  
氣應和侃侃然以裁量賢佞別白是非爲已任  
其在南曹當大計京朝官慷慨爲主者言之或  
移主者之怨於季木弗顧也逆奄用事季木坐  
東林削奪奄敗諸隸廢籍者皆起或起而旋逐  
獨季木一斤不復而無何遂病且死矣奄禍之  
方殷也小人謀死季木死之易耳而不死及奄  
之敗也小人謀錮季木卽錮之亦良難矣而竟  
錮錮且竟死嗚呼死季木者亦小人耶所謂勇

於阨君子而巧於助小人者然乎否耶季木奇  
偉有大志時發憤悶於歌詩似蘇子美遇事無  
難易勇於敢爲似尹師魯指切當世賢愚善惡  
無所諱忌似石守道若其科場之擯拾則監院  
之一網也奄禍之牽連則饒州之俱貶也謗議  
喧然死而未息則發棺之詩禍也三子者之禍  
以一身兼之奮乎百世之下可不謂豪傑之士  
哉世之惜季木者以謂意氣太盛肺腸太熱善  
善惡惡或溢而爲加膝墜淵以貽小人口實嗚  
呼此其所以爲季木也士生斯世遇而爲韓范



富歐不遇而爲石尹令韓范諸公終老頽頽亦  
所謂一班鬼怪耳人徒見石尹之窮死也挾奴  
婢小人之論妄相訾警豈足道哉季木卒以崇  
禎五年十二月年五十有五子與仁生十二年  
矣走使於吳門屬張子異度爲行狀而請余表  
其墓異度名世偉季木壬子所舉士也余曰歐  
陽子之哭守道不云乎待彼謗焰息也異度曰  
雖然安知吾師之謗焰不待子而息乎余曰諾  
遂書之

宋比玉墓表

金陵顧與治來告我曰夢游與莆田宋比玉交  
夫子之所知也比玉歿十餘年矣夢游將入閩  
訪其墓酹而哭焉比玉無子墓未有刻文敢以  
請於夫子興化李少文亦比玉之友也巡方於  
閩屬表其墓而刻焉夫子其謂何嗚呼比玉之  
死吳門也余與程孟陽引延陵羸博之義欲窆  
之虞山而其家以其喪歸孟陽期余往弔久而  
未果與治之爲余與孟陽之志也其何忍辭比  
玉諱珏姓宋氏莆之甲族也比玉負才藻踔厲  
風發少爲諸生不能俛首帖括以就舉子尺幅



志意高廣不屑與鄉里衣冠相隨行鬪雞走狗  
滅沒里巷閒自其年三十餘負笈入太學僑寓  
於武林於吳門於金陵滯淫不歸卒以客死其  
爲人也以文章爲心腑以朋友爲骨肉以都會  
爲第宅以山水爲園林以詩酒爲職業以翰墨  
爲娛戲故其雖窮而老老而病病而客死而浩  
浩然落落然如無有所失也比玉好爲詩橫從  
穿穴信其手腕出之於心腎猶無與也善八分  
書規撫夏承碑蒼老深穆骨格斬然畫出入二  
米仲圭子久不名一家泛愛施易不自以能事

不受促迫或卽席賦詩或當筵染翰或伸紙滌  
硯從容揮灑或書窻沈壁淋漓戲劇當其酒闌  
燈炮興酣落筆若風雨之發於畢牘若鬼神之  
憑其指掌或醒而求之以爲不能加也或旦而  
視之忘其誰作也其神情軒舉開顏談笑可使  
慍者平悲者喜讎者釋蕭閒迤透不爲崖岸庸  
奴賤隸人人得至其前意有所不可雖王公大  
人不與易也嘗從人便面得孟陽荔枝酒歌寤  
歎慨慕必求得其人而後已兄事孟陽久而益  
共其歿也孟陽撫之瞑而受含程宋之交君子



以爲有終始也嗚呼京兆之阡北邙之塚高墳  
石闕歸然九京者多矣松楸鬱然碑版相望樵  
人牧豎行歌過之而士大夫鮮有回車太息者  
比玉一老書生歿無三尺之息一坏之土沈埋  
於陳根墮樵之中乃有如與治者訪求其墓乞  
文以表之董相之陵下馬之名猶存白傳之墳  
漬酒之土嘗濇以今視昔豈不然哉百世而後  
風人志士義與治之爲必有過比玉之墓回翔  
而不忍去者其益以此知比玉已矣與治往謀  
於少文伐石而志之曰是惟莆陽宋比玉之墓

虞山錢謙益爲之表崇禎十五年三月

琅邪王府君墓表

府君諱臨亨字止之吳郡崑山人也中萬曆己  
丑進士知西安海鹽二縣遷刑部主事歷員外  
郎中知杭州府未行而卒祖諱三錫光州太守  
父諱重鼎君爲其次子出後於叔皆以君贈刑  
部員外母皆宜人妻張氏生三子志堅湖廣提  
學僉事志長志慶俱鄉貢士癸卯十月十五日  
病革自草墓誌與家人訣別談笑而逝享年四  
十八葬崑山之祖塋君令西安歲大稔設粥救



荒乳哺其捐瘠而閒施不測於猾胥豪右調海  
鹽益治理不能骫骳事權要數上書當道請罷  
去不許卒爲所中量移刑部鞅鞅移疾歸家居  
三年日夜召故人酒徒箕踞歡飲賣負郭之田  
以償酒債貧不自聊復強起奉命恤刑廣東故  
事當減殊死百人而君減二百餘人吏抱故牘  
固爭君弗爲動之高涼御史行部還道遇君屬  
曰中使傳致高涼採珠獄論死六十餘人吾請  
之而不得也公往亟出之勿與相關則六十餘  
人皆生矣君自念中使不可與抵觸徒敗乃事

吾以舌柔之易與耳乃往好謂之曰公天下之  
賢中使也豈徒中使吾儕士大夫弗如也中使  
蹴然曰何謂也君曰天下苦中使久矣公開採  
粵南富人燕息而貧人得衣食其中粵南如無  
礦使也不愛金錢從民間閒買珠入貢而寬採珠  
之禁粵南如無採使也故曰公天下之賢中使  
也中使色喜君又曰公振廩發粟道路無流傭  
公之仁也有乞媪貌類太夫人歲給粟帛令朝  
夕祝太夫人萬壽此會閔之孝也又能禽治大  
盜不以驩虞小仁弛國家之法故曰士大夫弗



如也中使益喜移坐近君君乃進曰公非好殺人者羣盜亦首服死無所恨但苦無贓耳願爲公按驗縱舍此六十人之家父母妻子親屬不下數百人咸炷香祝太夫人萬壽與其以一媪祝無寧以數百人祝乎中使起而拜曰惟公之所命之諸囚得引盜珠律減死御史歎曰非吾所及也入領雲南司司掌治都下獄緹騎縱橫箝網盤互君一切平反都人謠曰遇蘇州人則活謂君與同舍郎嚴激也出知杭州過家而疾作飭中待期猶呼所知劇談浮白慨然曰吾少

而不惠好粘竿風箏面具之戲勒羣兒列行陣以爲樂十六七始析節讀書中更家難頗領窮餓今仕宦至二千石亦足以豪矣壽則彭殤等也何所損益銘曰止之狷者乃與酒親生有大恨鬱而弗伸量約興奢負此葛巾葬我陶側冀我後人五齊三雅樂哉長春君之自誌云爾而志堅則曰君之志文不加點略而未備乃掇拾其治行斷察疑獄論殺奸猾推跡盜賊如古神君健吏之爲件右數十端屬其同年生錢謙益使表君之墓謙益曰君之自誌備矣古之人有



所論次往往舉一節敘一事以槩其生平譬之  
傳神寫炤得其精神所在而已如君之從容引  
辨搏弄中使於頤頰之間此一事可以傳矣而  
君亦娓娓述之以是爲精神之所在也賈生有  
王佐之才不用於世其爲鵬賦也遂能一死生  
齊得喪君之死而不亂宜也余將据君之志而  
表之子之書錄之爲別傳焉其可矣志堅曰善  
余旣諾志堅之請未及爲而志堅卒又十年志  
慶亦卒悲夫人世之不可以把翫而亡友之諾  
不可以負也書以遺志長使之鑿諸墓上崇禎

癸未正月表

廣西布政使司左叅政沈公墓表

於乎是爲鄉先生廣西左叅政沈公之墓史官  
錢謙益作石以表碣曰沈公諱應科字獻夫嘗  
熟之芝塘里公所生也邑大考也學累贈某官  
考也進士公所起也知山東兗州府之沂州陞  
南京兵部員外至郎中出知廣東之廉州府陞  
福建興泉道副使廣西左叅政此公之所閱官  
也公爲人仁孝長弟方質有氣與人交有畛域  
其爲吏所至民皆曰于我有德在沂州當凶饑



之後招集流民五千餘家五種俱熟既庶而豐  
時賦均徭鄰壤取法沂大水嚙城舉城惶怖公  
豫具薪稿戒民勿動不終日而定在南兵部奉  
詔條汰冗卒莫敢謹叟在廉州陶甕而城役不  
踰時座主江陵公子弟成廉人縮頸莫敢視公  
獨省問有加公服官潔廉居沂不知沂有鑛居  
廉不知廉有珠池其在藩臬人推淑人長德以  
哭其子移疾歸家居三十年闔門掃軌撫其孫  
春澤於孤孩享年八十有六以考終此公之生  
平也惟公持官持身內外斬斬敬慎堅悍老而

不衰表其大者其細可略也然公晚年賓筵客  
坐輒疊疊譚沂州事蓋公之守沂也故御史大  
夫涇陽李敏肅公於屬吏中獨賢公涇陽撫山  
東蠲積逋折馬價著爲甲令多自公條上涇陽  
議蠲所屬稅銀二千餘兩免牒旣下而沂故有  
餉邊銀經數相當公私于涇陽曰沂之民殫矣  
姑無蠲是以紓沂困可乎涇陽曰然然格之數  
日不下已復下牒徵之如公請曰寧使東人詛  
我毋令詛沈沂州也費縣典史以賕聞公廉知  
其枉爲言之涇陽涇陽驚曰已註下考矣柰何



公進曰吏有大小官評無大小也涇陽爲揭銓部得免膠河議起涇陽檄公輟州事行河而閒語公曰勅理小司空公里人也公在河可從容言膠萊利害故以屬公耳公言河事雖中格然涇陽之用心如此公守沂三年上計藩司銜公無加禮寢其文旬日江陵綜覈吏治踰一日不得考涇陽特疏爲請亦竟不得也而公之遷南兵部同時得遷者四人涇陽下教兗州太守沈沂州廉而勤事恐無以治行夫廩宜倍他屬吏聞者愧服焉涇陽每推擇故吏以公爲舉首余侍公几杖公時時爲余言涇陽也余嘗語公涇陽有甲乙簿紀錄天下人材甚富公在簿中當壓卷矣公笑曰子其爲我志之居史官乙簿猶勝御史大夫甲也余以春澤請表公之墓追憶公所言沂州事輒論次於篇嗟乎計吏如江陵馭吏如涇陽而州邑之吏潔廉勤事如沈公天下何患不理平也哉雖然此在萬曆初年未遠也余表沈公墓乃詳記涇陽事知涇陽斯知沈公所謂牽連書之也以信於後後之君子過而問焉者也



中憲大夫廣西按察司副使張府君墓表  
國初以還吳中風俗淳古藩臬之大夫仕而歸  
於鄉者大人長德黃髮危齒東阡北陌杖函却  
迎則有若僉事陳公祚劉公珏叅政祝公顥姜  
公昂遺風餘韻互相映帶父老至今稱之數十  
年來人艷撫仕俗趨澆僞而先正之風流邈然  
不可以復作以余所覩記如副使張公者殆其  
人歟公諱文奇字元正家世鳳陽人勝國時平  
江總管占籍長洲某州知州諱汴者其祖封奉  
直大夫諱材者其父也舉萬曆丁丑進士除工

部主事出知寧波府量移知貴陽府屢遷至廣  
西副使謝病家居十六年而卒公爲人孝友篤  
誠無崖岸蘄絕之行禋躬居官節度淺深斤斤  
守繩尺在工部拒中涓之請託裁金吾之濫恩  
大司空不能奪也出守斥貪墨抑豪右爬奸蠹  
有冷面寒鐵之目中遭顛躓牽連左官而孤立  
行意自如也在貴陽與於征播之役讜諸酋以  
斷賊援督楚餉以給饋糧卒葺播事在嶺西平  
島夷之構扇斷土司之爭襲嶺海咸以此公之  
才略累試而輒效者也最公之生平彊直自遂



貪吏望風似陳永錫伉厲守高十年不遷似祝  
惟清馴行恭謹嗜學不衰似劉廷美廉能刻勵  
魚肉不給似姜恒頰其生平風操與四公略相  
髣髴未老懸車優游田里好德考終亦與四公  
相似蓋神宗中葉猶有成弘盛世之風吳中  
賢士大夫爲邦人子弟所矜式者猶有人焉世  
有孔文舉猶不至流涕於虎賁也嗟乎賢人君  
子國家之元氣也觀於在野在國可知也觀於  
老而致事則疆仕服官可知也故曰雖無老成  
人尚有典刑鄉之有老成人如樹之有碩果如

松之有茯苓樹之蕃而松之茂必徵於此有如  
公者在一鄉豈可多得而在斯世又曷可少乎  
公病目眇數載遇異人一昔而復明每游佳山  
水與親知契闊談讌輒引鏡自笑听然竟日晚  
益健視履無疾而卒數夢游貞山之善塢旣卜  
壽藏中車往視松楸雲物歷歷如舊游公之觀  
化而度世也豈偶然哉公葬之後十有六年公  
之子某筮仕中翰謁余請表其墓於是伐石而  
志之曰於乎是惟先正副使張公之墓韓子所  
謂鄉先生沒而可祭於社者也過者尚式之哉



刑部郎中趙君墓表

神宗之末年建州夷躡我遼左趙君官太僕寺丞有解馬之役匹馬出山海關周覽阨塞要害遇廢將老卒從容訪問我所以敗夷所以勝者感激揮涕慨然奮臂出其間歸而上書於朝條上方略君之意以謂天子將使執政召問從何處下手庶幾傾囊倒皮以自獻其奇僅如例報聞而已君自此默然不自得以使事歸里用久次再遷刑部郎中裴徊久之過余而歎曰已矣世不復知我而我亦無所用於世矣生平好

兵家之言思以用世好神仙之術思以度世今且老而無所成矣武康之山老屋數間皮書數千卷吾將老焉子有事於宋以後四史願以生平所藏供筆削之役書成而與寓目焉死不恨矣是年八月君還朝寓書於余者再明年其家以訃音來則君以病沒於長安之邸舍天啓四年之正月十八日也君諱琦美字玄度故廣叅議諱承謙之孫贈禮部尚書諡文毅諱用賢之子君之歷官以父任也天性穎發博聞彊記落筆數千言居恒厭薄世之儒者以謂自宋以來



九經之學不講四庫之書失次學者皆以治章句取富貴爲能事而不知其日趨於卑陋欲網羅古今載籍甲乙銓次以待後之學者損衣削食假借繕寫三館之秘本兔園之殘冊刊編齧翰斷碑殘壁梯航訪求朱黃籙較移日分夜窮老盡氣好之之篤摯與讀之之專勤蓋近古所未有也而君之於書又不徒讀誦之而已皆思落其實而取其材以見其用於當世諸凡天官兵法讖緯算歷以至水利之書火攻之譜神仙藥物之事叢雜薈蕞見者頭目眩暈君獨能聞

記而悉數之官南京都察院炤磨修治公廨費約而工倍君曰吾取宋人將作營造式也陞太嘗寺典簿轉都察院都事釐正勾稽必本舊章及其丞太僕印烙之事人莫敢欺君曰吾自有相馬經也君之能於其官於所讀之書未用其一二而世已有知之者至其大志之所存如戊午所上方略君所慷慨抵掌以冀一遇者其不迂而笑之者亦鮮矣嗚呼其可悲也君生爲貴公子而布衣惡食無綺紈膏粱之色少年才氣橫鶩落落不可羈勒而遇旅人羈客煦嫗有恩



禮精彊有心計時致千金緣手散去盡損先人之田產不以屑意也尤深信佛氏法所至以貝葉經自隨正襟危坐而卒享年六十有二歸葬於武康之塋而君之子某狀君之生平屬余爲傳余嘗以謂今人之立傳非史法也故謝去不爲傳而又念君之隧不可以不表也蓋世之大

人得志而顯於後者名在國史信於金石雖不表可也若夫庸下薄劣之人富貴赫奕死而其

人與骨肉俱朽雖大書深刻猶泯沒耳表之無益也如君者其爲人魁雄奇偉而生不獲信其

志死或因於無聞則不可以不表也嗚呼表其

墓云

鎮遠侯勳衛顧君墓表

君諱承學字思敏以封鎮遠侯贈夏國公諱成者爲八世祖以贈太傅諡襄恪諱溥者爲曾祖以贈太子太保諡榮靖諱仕隆者爲祖榮靖之長子諡榮僖諱寰無子以弟宇之子承光爲後故承光得嗣侯而君以次補勳衛帶刀侍衛賜雲肩飛魚服與春餅之宴宴之不舉者三十年所矣暮年卽乞歸以萬曆二十三年卒年六



十六夏國公者揚州抓籬灣人也其墳墓世世在揚州故君之子大猷既葬君於金陵之魏村社矣後三十四年復卜地於江都之甘泉山而改葬焉君少治易爲博士弟子員師事徐棻先生奉手摳衣不敢出聲氣既謝環衛以歸補衣疏食屏斥輿馬退而修士君子之行簾閣據几栖息文史中稍閒則以棋酒相娛樂而已其爲人也孝於親友於兄弟信於朋友敦篤於故舊終其身循墻視影以寒素書生自刻勵人亦曰顧君猶故書生也君好聚書尤講習國家典故

居嘗稱引 高皇帝御奉天門訶問散騎舍人衣新衣事以勅戒其子弟君既沒大猷嗣守環衛不半歲而歸學文修行一如君之爲於是君之家教始顯聞於天下崇禎二年余再罷官南歸道出廣陵大猷求余文以表君墓余往識大猷奇其爲人訪問其家世語之曰子他日當爲郭忠武子之先人亦猶忠武之有景南也大猷心識其言二十年來毀家爲國窮老而不悔者徒以予言也嗟乎以琬琰之書考之君之生平真無愧於景南而世或以余言爲然矣大猷雖窮



老而志氣不衰其爲忠武也豈可量耶余之言雖未徵於今其有不信於後耶爲論次之如此

張益之先生墓表

吾先君之執友曰吳郡張先生尚友字益之以萬曆二十七年卒於家年五十八天啓三年十月其子世俊世偉葬先生於吳縣西郊之花園邨又十三年屬謙益表其墓嗚呼余小子忍表吾先友哉余小子少受春秋於先君先君詔之曰吾少師事陸汴先生益之之辱與吾游也先生爲介自吾與益之分門教授而兩家之弟子

日進益之之徒爲董儀部嗣成吾之徒爲翁給諫憲祥給諫又以經授益之之二子於是吳中治春秋者皆名爲兩家弟子而吾兩人皆窮老不遇甚矣吾兩人之有待於後人也余小子志之不敢忘先君事母至孝間嘗稱先生之孝曰益之之父靜孝先生壯年謝公車杜門養母晚而彌堅者以益之爲之子又能代之爲子也靜孝病革刲左臂和糜以進人有欲上其事者益之怒曰是欲我以死父取名乎狀苟上我必死之小子識之他日郡志中立孝友傳無遺益之



也先君慷慨負大志酒後耳熱輒譚與先生同  
硯席時事曰江陵奪情之后長星亘天吾兩人  
瀝酒盃潑墨瀋竟夕望北斗且詈且詛當是時  
趙汝師抗疏拜杖顧叔時不與禱咸愛之重之  
恨不奮臂出其間也嗚呼吾兩人之不得爲汝  
師叔時者命也夫先君又曰吾生平坦懷疎節  
不能與深中多數者游處惟于益之無間言益  
之性畏暑夏月坐臥一小樓每扣其門必曰須  
吾著衣而出及啓門僅單裙繫腰間耳輒相視  
大笑其真誠脫略忘形相與皆此類也先君爲

聲隅子自傳敘其友六人曰顧吏部叔時張太  
學益之而先生有遺文六卷首載送趙汝師欽  
召序汝師者文毅公用賢叔時者端文公憲成  
以字稱從其舊也余小子之表先生也徵其事  
狀考其遺文而皆本先君之言以爲端先生旣  
沒而其言立二子名成而行修士之稱家風者  
歸焉謙益衰遲放廢老而無聞無以光大前人  
之訓先君之所謂有待於後人者如斯而已乎  
愚不自量竊取柳氏石表先友之義以表先生  
然不敢附贅一辭其亦以志吾愧而已矣



姚處士墓表

姚處士名鶚河南西華人也少從太康人高守忠游守忠以方術得幸於世廟世廟晏駕守忠與王金陶世恩等當殊死論獄甚急處士傾身職內橐籥久之得減死守忠故武當山道士也遂偕入武當盡以禁方授處士一夜別去不知所之處士還長安公卿貴人爭徼致之處士意不憚間行游江南金壇人莊生歛之察其非凡人也乃舍之於家處士坐臥一小樓不妄交接獨好歛之與其友康生文初處齊療病不問

貧富意有不可雖千金不與易亦不肯以授其子曰吾師戒如是也處士老矣其色理若四五十時人問處士年幾何輒漫應之崇禎二年己巳處士病自疏其生平時日以問射決者其年爲正德辛未蓋一百十九年矣其卒也歛之爲治後事葬於金壇之某地先是戊辰余被召北上因文初延見處士問養生之術故文初屬余表其墓焉余嘗觀國史讀王金等獄辭載守忠進三元太乙丹及吹氣補腦之法與處士言脗合文初稱處士爲守忠弟子信不誣也守忠不



自隱閔挾術以干人主幾伏柳泌之誅處士見  
幾蜚遯身享上壽其有懲於師矣乎熹廟之  
登遐也亦有進藥之獄追論者猶謂守忠等有  
佚罰焉余表處士之墓牽連書之亦庸以著戒  
云

李德遠墓表  
歙人李德遠病革自草貧士傳屬其子春逢曰  
我死爲我大署其碣曰貧士李仲明之墓死不  
憾矣春逢余門人也奉其遺傳以謁余余讀而  
悲之嗟乎仲尼有言曰貧而無怨德遠怨矣且

死而屬其子所以志怨也人生斯世貴富貧賤  
之不齊如粟之雨於天而塵之飛於地也令貧  
者必怨而怨者必志之不忘則是天不可勝問  
而南山之石不可勝泐也夫貧而能怨怨而能  
志之不忘者是其人必有蹕厲不可御之才結  
轡不可茹之志與夫兀傲不可貶之骨而坎壈  
失職約結無以自見至於將死之日長算旣訕  
短造斯盡吮愁銜恨無所復之而鳴其怨於片  
言冀後世猶有明之者也後漢趙嘉年三十餘  
臥蓐七年爲遺令勅兄子曰大丈夫遯無箕山



之操仕無伊呂之勳天不我與復何言哉可立  
一員石於吾墓前刻之曰漢有逸人姓趙名嘉  
有志無時命也奈何德遠之怨猶嘉也嘉之勅  
兄子累數十言而德遠之屬其子一言而已於  
乎其尤足悲矣余故徇春逢之請伐石而表之  
曰有明貧士李仲明之墓仲明名也德遠者其  
字也稱貧士者何如其志也德遠少負異才有  
名諸生閒館於郡太守太守賢而禮之歲莫歸  
盜瞰其室其妻方夏釜待炊突蕭然無煙也盜  
相顧語曰今夕入呂蒙正破竈矣失笑而去德  
遠之爲人若是斯可以貧斯可以怨矣余所爲  
表而志之不忘者也

吳君俞墓表

浮屠正願自西湖主虞山之福城嘗稱新安吳  
聞喜字君俞之賢而惜其早世也問君俞之賢  
何如則曰君俞家世素封折節讀書鼓篋入成  
均成均之士長者造門輩行避席人人以爲國  
士也佳辰勝日出游佳山水閒琴書鼎彝錯置  
左右軍持漉囊參列杖屨見者歎羨以爲神仙  
中人急難赴義髮直如竿古之義人俠士無以



過也君俞之爲人如此而又能歸心法門以明宗護教爲已任其沒也士大夫與之游者泣聞其風者歎浮屠道人焚香然燈者徧塔廟也君俞不幸無子其婦程服金屑以死有烏頭綽楔之旌而君俞將抑沒不傳某竊悼之君俞之生也以不得一見公爲恨安得公之一言以慰君俞於地下乎余曰子之言信因子以信君俞其不爲無徵也已昔蘇子瞻嘗謂歐陽公好士爲天下第一而公之士叛公於瞬息俄頃之際以此賢惠勤而序其詩以謂勤得列於士大夫必

不負公吾以爲勤惟老於浮屠無求於世故能終不負公使其得列於士大夫功名勢利驅於前而貴賤死生變於後負不負未可知也今君俞以一書生天死非有歐陽公嘘枯吹生之勢可以奔走天下而願之交於君俞也非有三十年餘之久其涕泣不忘欲得余之文以慰君俞也如此之切則願之不負君俞其必爲子瞻之所賢而爲君俞者抑又可知已矣今世未必有歐陽公之好士而今之士大夫其善叛人也甚於歐陽公之時聞願之風亦可以少媿矣乎余



竊取蘇子之義大書以表君俞之墓後有觀者  
其必曰因浮屠之言以表人之墓而後世不以  
爲無徵也自余之表君俞始

張季公墓表

直嘗熟治城之北背城而面山洄爲清池其中  
有燕亭閒館舟夜過之燈火出林藜觥籌笑語  
之聲達於水涯問之曰此張家荷亭張季公召  
客燕游地也余先公與季公好數從季公飲歸  
輒曰季公召客客不過三四人羣子姓羅列坐  
隅奉觴壽客促數紉逃父子昆弟不相假辟卒

飲衍衍而與與以其讌會之良知季公之合族  
者善也予長識季公魁形而豐下嶷然長德又  
識其子秀才紹慶溫文安雅出於輩流閒從季  
公飲如先君之云不十年季公與其子相繼歿  
矣所謂荷亭者予以閒過之池館如故燈火青  
熒猶可指而觥籌笑語之聲達於水涯者若墜  
若抗引而爲弦誦予以此興歎於公父子閒而  
尤幸其有後也季公沒鄉之人聚而語曰季公  
善父母執喪以情居瘠善兄弟仲兄沒其遺孤  
孩衣食百須皆已出長而使復其所家故多貲



削衣貶食頒施之內外親曰此吾貲也於乎季  
公誠一鄉之善士矣周官大司徒以本俗六安  
萬民本俗云者猶曰鄉之舊俗云爾吾鄉舊俗  
醇美如周官之所謂族墳墓聯兄弟師儒朋友  
與夫州黨之相賙相賓百年間猶有存者若季  
公者蓋亦其遺民故老也舊俗日壞而鄉之善  
人從之于是乎情僞誼呶閭井煩促而東阡北  
陌親串逞來之地步武錯迕契契不能以相從  
於乎是豈獨繫於一鄉也哉公諱某字某以博  
士弟子員入貲爲太學生其孫某以某年某月  
甲子葬公虞山之新阡卜旣食謁余而請曰願  
有述也以余言之不美不足以章季公而其不  
習爲文飾則或可以碣於隧而不慙也書之以  
慰其孫之孝思且以告於鄉之人云

牧齋初學集卷第六十六







夫人之行而表之曰嗚呼易稱臣道婦道皆曰無成而代有終又曰恒其德貞婦人吉夫子凶此爲處嘗言之也非所語于危疑屯難之日也若夫人者女而婦婦人而夫子不可以不表也夫人之未嫁也其父死于浙夫人以其喪歸以一荏弱待年之女子扶輦設旒煢煢返葬歷三千里如堂適庭故曰女而婦及夫人之寡也一子易一子嬰夫人操持門戶生產滋殖御史長家所畜玩好聚而焚之曰以壹其子于學也初夫人將葬其夫其兄休之曰地不食母以豎子

卜也夫人不聽乃克葬及御史以孤童顯人曰卜兆惟夫人能故曰婦人而夫子嗚呼婦人者秉利貞之情含幽吝之氣者也聽僂從顧私親尊巫史信鬼而好機其恒性也而又當死喪頻仍危疑屯難之日而夫人卓然如此謂夫人爲丈夫女可矣謂世之丈夫舉若是吾不敢也嗚呼國家當主少國疑死喪屯難之日能人勢要其僂從也中官阿母其私親也飛章騰說其史巫也身家妻子死生禍福其鬼與機也當此之時猶欲雍頌進退緩步低首以養體持祿爲事



一旦權移于婦寺禍成于禁近而後呼天而悔  
之不已晚乎夫易稱無成未嘗不言有終也曰  
婦人言未嘗不繫之曰夫子凶也則夫宜女而  
婦宜婦而女與夫宜夫子而婦人者皆見戒于  
易者也謙益深有懼焉用敢表夫人之行鑿諸  
墓上匪夫人之表以詔臣子嗚呼是年十月晦  
日癸酉史官嘗熟錢謙益表

澤州王氏節孝阡表

余在史館承乏外制凡孝子節婦與被推恩贈  
封之典者必謹而書之不厭詳複以謂國家崇

臺綽楔倣古表厥宅里之制然或有及有不及  
惟其發聞于子孫田里婦孺家人部屋之事無  
不茂著于朝廷之典用庶幾見且聞者嗟咨  
愀嘆轉相告語猶有所感勉而相勸也今歲南  
臺侍御王君允成屬余表其父母之墓余讀憲  
使張君光縉所排纘事狀嘆曰此所謂應古旌  
表之法而發聞于其後者與余從事外制表章  
天下孝子節婦湮沒幽鬱者多矣今于侍御父  
母得表其隧道之石猶前志也其何敢辭府君  
諱簡字汝賢曾大父嵩大父仲名父武母任氏



兄弟五人君于倫次爲叔子王氏以耕治起家  
代有隱德府君之大父始教其子弟業儒府君  
爲郡弟子員有名于時以孝死而侍御卒以儒  
術顯云府君父歿時纔舞象耳母任慟哭不食  
欲從死府君哭而告母曰大父母老矣五男二  
女累累未有室家母死是重死吾父也又哭而  
誓兄弟曰所不惟母之話言是訓是行者生無  
以事吾母死無以見吾父矣于是任孺人乃食  
而府君以孤僮上事大父母中事母下飲長兄  
以掖諸兄弟喪葬盡禮歷五十年內外斬斬門

屏晏然府君沉塞有氣形貌魁碩仲兄解囚囚  
中道逸去府君挺身見大府慷慨白事大府奇  
而釋之伯仲與人無崖岸邑屋少年易而侮之  
府君在坐人無敢陟輪視伯仲者兩季弟病疫  
省視湯藥不避垢穢人或以謂府君府君泣曰  
我子視諸姪稍長卽有傳染猶愈于死吾弟也  
府君念母勤以立身揚名爲已任下帷矻矻不  
少休母與二季相繼病府君窮百道治之形神  
殫瘁母病良已而府君遂不起卒之日隣里巷  
哭行路之人皆歎有泣者萬曆戊子之四月也



享年四十府君配任孺人家人呼之曰小任別  
君母也孺人事其姑備有儀法姑性嚴重孺人  
獨得其歡心嘗侍姑疾踰月不解衣姑喜謂孺  
人若孝事我天當以孝婦報若生平布衣蔬食  
不好刺繡不事宰殺尼師巫覡不登其門相府  
君二十餘年以及課侍御兄弟篝燈宿火熒熒  
如一昔也府君疾革孺人遂不食妯娌固止之  
孺人曰往吾病瘍幾殆夫子撫我曰若死我必  
不再娶今吾忍夫子獨身地下乎時侍御兄弟  
亦病侍御哭父失聲氣息支綴或謂孺人曰若

孺子何孺人曰吾兒病必愈愈且大吾門吾徵  
之昔夢矣無相溷也竟不食而死後府君卒蓋  
兩月衣裳甫紩局鑄完好視其封題皆府君卒  
之日也享年三十有九初侍御以邑令考最贈  
府君如其官任爲孺人 今天子卽位覃恩海  
內府君得贈南京廣西道監察御史而仍贈任  
爲孺人府君與孺人以其卒之歲葬于浪井川  
東原祖塋下至是三十有六年矣惟孝與節國  
之元氣天地之所與立也世道交喪士大夫以  
頑鈍苟免爲能事波流茅靡餘風未殄降將纍



臣填塞囹圄 天子盱衡動色以風厲之而未  
有止也府君夫婦死孝死節應古旌表之法而  
湮沒幽鬱發聞于其子侍御當鼎革之際公忠  
骨鯁其風節議論竦動天下淵源弘長所得于  
家庭者多矣歐陽子表唐子方之先墓以謂子  
方方進用于時其所以榮其親者未知其止侍  
御固今之子方也論次其家世而原本其節義  
之所自則其可以表于金石而信之後世者蓋  
已不一書而足也豈待考諸後日而徵其顯榮  
之未止也哉

勅封安人丁氏墳前石表辭

安人長興丁氏光祿寺大官署正諱某之子歸  
安茅氏廣東按察司副使諱坤之婦工部都水  
司郎中諱國縉之妻也封孺人再封安人皆在  
萬曆中天啓二年某月某日卒其孤元儀映以  
其年十二月十一日祔安人于都水公之阡元  
儀有文名知兵略國家方用兵元儀慷慨應辟  
既葬弁經帶而從戎事三年之喪卒哭金革之  
事無辟禮也于是元儀以墓上之石來請曰願  
有述也謙益曰諾其辭曰太公之後是始有丁



條葉被澤望于長興是生安人夙有多譽從父  
服官大官之署維都水公有室再捐朝于京師  
乃委禽焉茅爲世家族大而貴揭揭都水爲時  
職志安人歸之和鳴鏘鏘如圭有邸如金斯相  
變彼諸姬爰居爰處有攜有嬰累累孤女衾裯  
敘進襁褓錯交如姪如娣孰裹孰毛皇舅鹿門  
聞而歎曰此雖女子何愧巾襪都水報政最于  
山東其新孔嘉命服在躬疾瀕于危誓以身先  
強起再覲寄孥畿甸盜生近郊白晝洶洶懷刃  
衷甲謹而卽戎出爲辨強非婦之義土填左闔

古也有志都水嶽嶽擢居西臺瞻望父兮豈不  
懷歸安人曰噫將子無顧短衣禿袖以率媪御  
歸就子舍婦後夫先異糧宿肉扶侍有年回翔  
再仕爲令于浙勞其晨昏以尉遷謫浙人凶饑  
亦孔之憂珥脫衣穿賙彼殣流廣置姬侍以弗  
無子亦旣抱子而進未已相乳更抱莫知所生  
同仁均養協氣交并量移郎署周旋南北相厥  
簠簋共其蠶織皇舅壽耆老苕霅閒衣冠賓從  
儼如神仙腆洗克共曰婦有助杖屨閑閑燕笑  
飲御居皇舅喪情文折衷相夫有聞蔚爲禮宗



都水行河以死勤事舟舩下上哀徹水滋報夫  
地下撫孤匱前撫膺陷冑臨絕之言鄉里游饑  
道殣相枕指麾孤童傾倒困廩大築幽宮都水  
是安工作聚業倣于周官安人之爲節度卓犖  
燕及惇嫠施于媼族安人之教夙夜齋咨無念  
爾祖先君之思寡居以還布衣蔬食奉彼戒法  
以飲婦職年五十四寢疾而徂冢子韎韋羈于  
南都安人喟曰吾可以死父有墜言庶其在是  
吉祥而逝容儀委蛇譬如旅人日暮赴家元儀  
自南見星而赴遇使于涂哭而問故徒跣號呼

與弟庀喪卜耐先兆龜食告祥安人之命都水  
之室豈曰渴葬王事孔亟曰元儀暎誕惟二孤  
元儀暨暨暎也與與有女七人二實已出長而  
有歸哀哉蚤卒維彼五女三女之存擗慟臨穴  
哀感行人元儀念母銜哀罔極實來求詩以斷  
墓石大書深刻阡表之辭庸詔來者過而眠之

封恭人孫氏墓碑

今上之元年建州夷不悔禍浹辰之間陷我瀋  
遼順天府府丞新安畢公懋康銜使命將行言  
者謂公精曉兵事宜留治兵公奮然上疏請募



江淮閒鹽戶漁丁殊死敢戰者束以部伍身自  
訓練幸得一當奴酋天子壯其議下所司覆  
奏行有日矣而母恭人之計適至余往唁之公  
搥膺呼曰天乎懋康進不得死于奴也退而不  
得死吾母也懋康自是無死所矣有麗牲之石  
以請于吾子子毋辭焉嗚呼余聞恭人少磊砢  
有丈夫之槩故少保績溪胡襄懋公以功高被  
逮恭人夢伏闕上章慷慨數千言如劉向谷永  
之訟陳湯者至老猶能記憶之余嘗敘其事以  
壽恭人以謂恭人之爲女子也可以愧世之丈

夫其夢也可以愧世之視而醒者當此時建州  
之難作矣余自度無所用于世猶冀以區區筆  
札憤盈叫呼庶幾有動乎世之君子今又三年  
禍益烈矣日夜拱手燕笑幾幸其不渡河不航  
海舉中朝之命聽于必不可恃之西虜世之所  
謂丈夫者與夫視而醒者其果如何也府丞事  
雖未行其僇力疆圉爲國家雪蹙地喪師之恥  
固有其時而恭人之大志亦可以無憾獨余以  
不肖之軀浮湛死局疾呼大號吻燥筆枯瞪目  
顧視化爲瘖啞猶執筆而紀恭人之葬其能無



媿色矣乎恭人姓孫氏性通敏誦詩百篇貫穿  
經史好爲歌詩有和平麗則之音事舅姑孝嘗  
割股以療姑疾撫庶出之子莫辨已子婦道母  
儀靡不純備舉其大者其細可知也恭人嫁畢  
氏爲江西南昌府武寧縣主簿封中憲大夫順  
天府府丞某之妻有男子子七人府丞及二季  
恭人出也享年八十有二卒于天啓元年之四  
月某甲子葬于梅山之新阡實某年某甲子銘  
曰  
妾女之精下爲人彼美淑媛維降神明詩習禮

被質文躬服櫛縱志衿紳夢提封事排帝闕援  
忠虛枯叫穹旻九關虎豹爭僦僦弭首睨視弱  
女身帝曰女歸大女門畀女美子從以孫歸來  
閭闔開嶙峋有子法冠侍帝晨狡夷作孽白水  
津陳屍漂血遼海殷 皇赫斯怒雷霆震爰命  
整旅江淮潰甲光襲日戈攬雲習流背嵬張吾  
軍將星高高婺星昏棘人素冠哭且奔爲母起  
冢黟山垠象彼祈連樹麒麟旁置萬家何足云  
我作銘詩託貞珉百爾巾幗眎刻文

房母左太宜人墓表



封太宜人左氏故太中大夫陝西按察使益都房公諱如式之副室而南京太僕寺少卿可壯之生母也少卿與余竝中萬曆甲科並事光熹三廟以及今上竝坐閣禍閣訟牽連再謫崇禎九年五月太宜人卒少卿卜以次年十二月葬于雲門之新阡而屬余表其墓少卿之狀太宜人備矣其事按察公也婉而恭其承信淑人也卑而理撫嫡出之子婦字而敬教其子威而孫御臧獲厄家事肅而寬廉而不剋古所稱賢明貞順之德斯已兼舉矣余之文何以加

諸而余於少卿母子之間有深痛焉余與少卿兩尊人先背棄皆有老母罷官歸田里互相問訊曰太夫人無恙乎開械酌酒交相慶也先太淑人沒少卿哭之而哀太宜人年八十少卿奉英蕩之節過家上壽余告於母殯拜而遣使不自知其伏地失聲也吾母知少卿爲余謫官每愴然曰少卿之爲朋友亦已足矣其若念母何太宜人則軟語勞少卿曰若所爲牽連謫官者海內大人君子也吾爲若母有餘榮矣兩家之母言猶在耳兩家之子交頌母言以相慰藉其



簡牘至今錯互篋衍而二母者今安在也詩不  
云乎有母之尸穢頽封人曰小人有母聶政曰  
有老母在此子之念其母也趙太后稱婦人異  
甚嚴延年之母不忍見壯子受刑僂此母之念  
其子也嗚呼父母之念其子一也丈夫識道理  
重名義猶能挫情割愛若婦人之愛憐其子毛  
裏而已矣漣血而已矣介子推范滂之母不數  
見而搯臂流乳之痛凡爲母子何獨不然余與  
少卿不幸而繫籍黨部觸忤權倖以憂老母雖  
二母之賢明貞順無惡於其子而母子之間雍

容暇豫開口而笑者其爲時日固已少矣杼柚  
之教門閭之望銜哀茹恤終天而已矣曷有窮  
乎余旣諾少卿之請傷心潰淚每執筆不忍下  
旋被急徵下吏少卿請之不懈益勤曰非子之  
過也太宜人望子言久矣創鉅痛甚志懣氣塞  
假茲石以告哀余之爲此言也猶烏獸之巡過  
其故鄉翔回鳴號躑躅而踟躕也猶燕雀之啁  
噍之頃而後乃能去也後之仁人孝子過而視  
焉其亦爲之徘徊歎息也夫崇禎十年九月十  
七日



劉氏兩節婦墓表

劉氏兩節婦者上林苑監左監丞劉可敷之嫡母徐氏生母侯氏而贈監丞劉君體性之室也劉君爲諸生下帷攻苦兩節婦篝燈佐讀龜勉有無妯娌先後如也劉君沒兩節婦截髮自誓以撫藐孤辛勤四十餘年克有成立可敷克邀天子之休命以顯其親烏頭雙闕旌門有閱方此時母子相泣閭巷聚觀太息又數年而兩節婦沒旣葬可敷以事繫請室泣而謁余請表其墓嗟夫荀息有言生者不愧死者復生不

悔忠臣節婦其道一也兩節婦芳年令姿齊心共命捐生以殉其天誓死以立其子比其子成立有以下報所天兩節婦之事畢矣豈知其生前天日晶明榮及其身又豈知其身後風雨漂搖憂及其子也哉子之才不才親之所與被也若憂喜禍福之不可知則天也今日之事是亦生者之所不愧而死者之所不悔也假令爲人子者躬虧體辱親之行爲世之所指名親之沒也太中大夫侍御史持節護喪事中千二石治莫府冢上玉衣梓宮東園溫明如乘輿制度復



土之後天子賜上尊養牛手詔敦趨赴都堂  
視事此亦人世之極榮矣而於人子之誼奚當  
焉今以可數之爲人子夙興夜寐以求無忝所  
生而不免於縲紲之患可數雖自傷爲子無狀  
痛不欲生然生者之不愧可知也兩節婦地下  
有知亦必曰非吾子之罪死者之不悔又可知  
也夫兩節婦之高行宗伯旌之國史書之後有  
劉子政范蔚宗者必有取焉余可以無述也述  
兩節婦之所以生不愧死不悔而因及可數之  
所以無憾於其母者以表於其墓用以知天道

之必復而兩節婦之遺祉未艾也姑伐石以待  
焉

瞿太公墓版文

余年踰壯與瞿子元初讀書拂水山房雞鳴風  
雨篝燈刻燭往往爲余道其家世及其祖太公  
事行曰瞿之先世居河南徙通州之海門宋末  
避兵來嘗熟有諱達者受元將旗號狗未下城  
邑授百夫長遷轉憐口提領有孝子曰嗣興宋  
文憲方正學爲撰誌狀者也孝子之子諱莊官  
至福建左叅政高皇帝賜手詔獎諭載在大



誥者也莊之後六世爲吾祖吾祖之生也會祖  
家中落長子爲諸生賣田入貲國學益大困吾  
祖年十八代父應繇役給公上老胥宿吏莫敢  
以僮子假易御臧獲課耕耨勤惰勞佚部分井  
然中外數百指嚴憚如家丈人也曾祖病革謂  
曰伯以入貲鬻產吾將減其分以償汝吾祖泣  
曰大人以兒故減兄嫂產得無減兄嫂淚乎兒  
生有命大人柰何爲此言曾祖歎曰吾固知兒  
之無所藉吾產也生平不信襪鬼曾祖母病不  
知人巫降神於庭吾祖自外入問之不覺腳屈

下拜神援筆判曰以汝純孝夜半當蘇汝母至  
夜分大聲發床前母遂蘇又五十餘年乃終吾  
祖亦六十餘矣每新燕來時仰視屋梁周走而  
呼曰孃孃安在乎嗚嗚啜泣與燕語相下上家  
人咸相顧泫然也吾祖撫羣從子姓及故人子  
弟收卹教誨具有恩禮其人始見德久之或操  
戈相向已而又以好來吾祖厚遇之自如少能  
洞悉情僞老而彌熟人有相欺者陽受其謫譎  
而陰識之其人終身以爲能欺吾祖也其治生  
未嘗俛拾印取以心計釣奇田畝錢布藏弃腹



笥每謂吾家簿籍在十指伸屈中傳別書契經  
目而已未嘗省視曰何待人之薄也閭左有大  
議邑宰及鄉老刺刺私語移日吾祖至輒一言  
而決退亦不以告人邑有大繇役及大祲傾身  
爲人先費輒數百金其所爲多疎闊迂緩會有  
天幸家益起嘗曰人何苦爲善不力天未嘗虧  
負人也吾與瞿星卿顧朗仲爲文會諸老人相  
率諫吾祖若孫日夜從諸狂生衣袖反接兩眼  
生頂上不早禁絕之且破而家吾祖笑曰吾縱  
吾孫與之游恐其不得當也而顧欲麾之門外

乎其後諸子皆爲名士拂水文社遂甲天下朗  
仲嘗曰知我者惟吾父與太公也朗仲許爲吾  
祖撰事狀吾子他日採而誌之爲吾祖之宋與  
方也吾死不恨矣言已涕泣沈瀾悲不自勝余  
心識之不忍忘萬曆丁未朗仲卒又數年元初  
衰經過余再拜而請曰歐陽子之言曰非敢緩  
也蓋有待也吾每誦斯言未嘗不彷徨歎息繼  
之以泣也今吾老矣無可待者矣朗仲且死猶  
以不及狀吾祖爲恨吾之不忍死吾祖也與其  
不忍死吾朗仲也胥以累吾子子其無辭余諾



其請逡巡未及爲而元初又歿迄今二十五年  
矣嗚呼人世之不可以把翫也一彈指之間已  
三世矣而孝子慈孫之思不死其親也重泉之  
下窮塵之後其耿耿者何時而已乎余故撰次  
其語以遺其諸孫使樹石太公墓門并以告於  
元初之墓太公諱依京萬曆丙申九月卒壽八  
十有一元初者吳之名士瞿純仁也銘曰  
司徒三物以教萬民二曰六行興賢禮賓萬曆  
之世熙和如春藹藹瞿公際此昌辰孝乎惟孝  
德必有鄰睦婣任恤安富恤貧國有大故奮袂

墊巾大冠如箕視其齒齷國有大役馨鼓振振  
守閭待令敢有弗虔叶國有大裁我無逡巡傾  
箱倒屣指其廩困春秋讀法祭醑醇醇德行道  
藝誰與比倫世教下衰醜類頑嚚奇表相及觥  
撻斷斷鄉老云邈本俗不存安能汲汲彌縫使  
淳墓木已拱宿草載陳作爲銘詩以詔斯人崇  
禎癸未五月契家子錢謙益造

牧齋初學集卷第六十七



前漢本正月庚寅子建精立哉  
...  
摩精與出俞甘於丁亥躑躅既器香來昧又艱  
辭周支昔其稟因春焮齋出祭醮藉藉斷寸釐  
守闈昔令好育東夷... 國育大哉無幾巡酌  
壁中大匡收其野其齒馳國育大外暮豔春琳

牧齋初學集卷第六十八

塔銘一

憨山大師廬山五乳峯塔銘

我神宗顯皇帝握金輪以御世推慈聖皇  
大后之志崇奉三寶以隆顧養上春秋鼎盛  
前星未耀慈聖以為憂建祈儲道場於五臺  
山妙峯登公與憨山大師實主其事光宗貞  
皇帝遂應期而生於是二公名聞九重如優曇  
鉢華應現天際妙峯不出王舍城大作佛事而  
大師有雷陽之行其機緣所至橫見側出固非



凡情之可得而測也大師之遷化於曹溪也大  
宗伯宣化蕭公親見其異爲余道之已而南海  
陳迪祥以行狀來謁余表塔余曰有吾師宣化  
公在他日請爲第二碑又明年乙丑其弟子居  
廬山者曰福善奉全身歸五乳而留爪髮於曹  
溪走書來告曰大師東遊得子而喜曰刹竿不  
憂倒却矣燈炮月落晤言疊疊所以付囑者甚  
至塔前之銘非子誰宜爲余何敢復辭謹按師  
諱德清族蔡氏全椒人也父彥高母洪氏夢大  
士抱送而生七歲叔父死屍於牀問母從何處

去卽抱死生去來之疑九歲能誦普門品年十  
二辭親入報恩寺依西林和尚內江趙文肅公  
摩其頂曰兒他日人天師也十九祝髮受具戒  
於無極某公聽講華嚴玄談至十玄門海印森  
羅嘗住處悟法界圓融無盡之旨慕清凉之爲  
人字曰澄印從雲谷會公縛禪於天界寺發憤  
叅究疽發於背禱護伽藍神願誦華嚴十部乞  
假三月以畢禪期禱已熟寐晨起而病良已三  
月之內恍在夢中出行市中儼如禪坐不見市  
有一人也雪浪恩公長於師一歲相依如無著



天親嘉靖丙寅寺燬於火誓相與畜德俟時以  
期興復師既歸然出世而雪浪卒爲大論師修  
治故塔稍酬誓願焉師嘗聽講於天界厠溷清  
除了無人跡意主東淨者非嘗人也訪之一黃  
面病僧目光激射遂與定參訪之約質明則已  
行矣卽妙峯登公也師以江南習氣軟暖宜入  
冬冰夏雪苦寒不可耐之地以痛自摩厲遂飄  
然北邁天大雪乞食廣陵市中曰吾一鉢足以  
輕萬鍾矣抵京師妙峯衣褐來訪須髮鬢毳如  
河朔估客師望其眸子識之相視一笑叅徧融

貞公融無語惟張目直視又叅笑巖巖問何方  
來曰南方來巖曰記得來時路否曰一過便休  
巖曰子却來處分明遊盤山至千像峯石室見  
不語僧遂相與樵汲度夏時萬曆元年癸酉也  
明年偕妙峯結冬蒲坂閱物不遷論至梵志出  
家頓了旋嵐偃嶽之旨作偈曰死生晝夜水流  
花謝今日方知鼻孔向下峯一見遽問師何所  
得師曰夜來見河中兩鐵牛相鬪入水去至今  
絕消息峯曰且喜有住山本錢矣遇牛山法光  
禪師坐叅請益法光發音如天鼓師深契之送



師遊五臺詩云雪中師子騎來看洞裏潛龍放  
去休且曰知此意否要公不可捉死蛇耳師居  
北臺之龍門老屋數椽在萬山冰雪中春夏之  
交流澌衝擊靜中如萬馬馳驟之聲以問妙峯  
峯舉古人三十年聞水聲不轉意根當證觀音  
圓通語師然之日尋緣溪橫約危坐其上初則  
水聲宛然久之忽然忘身衆籟聞寂水聲不復  
聒耳矣一日粥罷經行忽立定光明如大圓鏡  
山河大地影現其中既覺身心湛然了不可得  
說偈以頌之遊鴈門兵使胡君請賦詩甫構思

詩句逼塞喉吻從前記誦見聞一瞬現前渾身  
是口不能盡吐師曰此法光所謂禪病也惟熟  
睡可以消之擁衲跏趺一坐五晝夜胡君撼之  
不動鳴擊子數聲乃出定默坐却觀如出入息  
住山行脚皆夢中事其樂無以喻也還山刺血  
書華嚴經點筆念佛不廢應對口誦手畫歷然  
分明隣僧異之率徒衆來相勸已皆讚歎而去  
嘗夢與妙峯夾侍清涼大師開示初入法界圓  
融觀境隨所演說其境卽現又夢登彌勒樓閣  
聞說法曰分別是識無分別是智依識染依智



淨染有生死淨無諸佛自此識智之分了然心  
目也師旣建祈儲道場遂遠遁東海之牢山  
慈聖命龍華寺僧瑞庵行求得之遣使再徵不  
能致賜內帑三千金復固辭使者不敢復命師  
曰古有矯詔賑饑之事山東歲凶以此廣 聖  
慈於饑民不亦可乎使者持賑籍還報 慈聖  
感嘆率闔宮布金造寺賜額曰海印師詣京謝  
恩爲報恩寺請藏 上命師齋送因以便歸省  
父母寺塔放光累日迎經之日光如浮橋北度  
經在塔光中行也師還以報恩本末具奏曰願

日減饜羞百金十年工可舉也

慈聖許之歲

乙未而黃冠之難作師住山十二年方便說法  
東海彌離車地咸向三寶而黃冠以侵占道院  
飛章誣奏有旨逮赴詔獄先是 慈聖崇信佛

乘勅使四出中人讒構動以煩費爲言 上弗

問也而其語頗聞於外廷所司遂以師爲奇貨

欲因以株連 慈聖左右并按前後檀施帑金

以數十萬計拷掠備至師一無所言已乃從容

仰對曰公欲某誣服易耳獄成將置 聖母何

地乎公所按數十萬在縣官錙銖耳 主上純



孝度不以錙銖故傷 聖母心獄成之後懼無  
以謝 聖母公窮竟此獄將安歸乎主者舌吐  
不能收乃具獄上所列表賑饑三千金有內庫  
籍可考 慈聖及 上皆大喜坐私造寺院遣  
戍雷州非 上意也達觀可公急師之難將走  
都門遇于江上師曰君命也其可違乎爲師作  
逐客說而別師度庾嶺入曹溪抵五羊赭衣見  
粵帥就編伍于雷州歲大疫死者相枕籍率衆  
掩葬作廣薦法會大雨平地三尺瘴氣立解叅  
政周君汝登率學子來扣擊舉通乎晝夜之道

而知發問師曰此聖人指示人要悟不屬生死  
一著耳周君憮然擊節粵之孝秀馮昌曆輩聞  
風來歸師擬大慧冠巾說法構禪室于壁壘閒  
說法華至寶塔示現娑婆華藏涌現目前開悟  
者甚衆居粵五年乃克住錫曹溪歸侵田斥僦  
舍屠門酒肆蔚爲寶坊緇白全集攝折互用大  
鑒之道勃焉中興甲寅夏師在湖東 慈聖賓  
天詔至慟哭拂剃返僧服又二年念達觀法門  
死生之誼赴葬於雙徑爲作茶毘佛事歲吳越  
禪人之病作擔板歌吊蓮池宏公於雲棲發揮



其密行以示學者自吳門返廬山結菴五乳峯  
下效遠公六時刻漏專修淨業居四年復往曹  
溪天啓三年癸亥宣化公赴召來訪劇談信宿  
公謂師色力不難百歲更坐二十餘夏如彈指  
耳師笑曰老僧世緣將盡幻身豈足把翫哉別  
五日果示微疾韶陽守張君來問師力辭醫藥  
坐語如平時既別沐浴焚香集衆告别危坐而  
逝十月之十一日也溪水忽涸百鳥哀鳴夜有  
光燭天三日入龕面顏發紅鬚髮皆長鼻端微  
汗手足如綿僧徒驚告謂師復生蕭公語余衰

老赴闕跋涉二萬里何所爲哉天殆使爲師作  
末後證明耳嗚呼知言哉師長身魁碩氣宇堂  
堂所至及物利生機用善巧如日暄雨潤加被  
而人不知山東再饑師盡發其困親泛舟至遼  
東糴豆以賑旁山之民咸免捐瘠稅使與粵帥  
有隙嗾市民以白艚作難羣噪圍帥府師緩頰  
諭稅使解圍不動聲色會城以寧珠船千艘罷  
採不歸剽掠海上而開礦之役釋騷尤甚採使  
謁曹溪師以佛法攝受徐爲言開採利害繇是  
珠船罷採不入海而礦額令有司歲解制府戴



公詒書謝曰吾乃今知佛祖慈悲之廣大也師  
爲余言居北臺大雲高於屋數丈昏夜可鑑毛  
髮堅坐待盡身心瑩然遲明塔院僧穴雪以入  
相攜行雪洞中里許乃出當詔獄拷治時忽入  
禪定榜箠刺熱若陷木石逾年在雷陽郡丞以  
礦事被逮侍者惶遽傳告毒楚卒發幾無完膚  
此楞伽筆記所繇作也東遊至嘉興楞嚴寺萬  
衆圍遶有隸人如狂易狀搏頰不已曰我寺西  
仲秀才也身死尚在中陰聞肉身菩薩出世附  
隸人身求解脫耳師爲說三皈五戒問解脫否

曰解脫竟懵然而覺師之樹大法幢爲人天眼  
目豈偶然哉師世壽七十八僧臘五十九前後  
得度弟子甚衆從師于獄職納橐籥者福善也  
終始相依於粵者善與通炯超逸通岸也貴介  
子弟剗臂然燈以求師道現大士像於瘡痂中  
而坐脫以去者卽墨黃納善也粵士歸依者馮  
昌曆爲上首御史王安舜孝廉劉起相陳迪祥  
歐文起梁四相龍璋皆昌曆之徒也師所著有  
楞伽筆記華嚴綱要楞嚴懸鏡法華擊節楞嚴  
法華通議起信唯識解若干卷觀老莊影響論



道德經解大學中庸直指春秋左氏心法夢游  
集又若干卷嗟乎師於世間文字豈必不逮古  
人有不逮焉亦糟粕耳師於出世間義諦豈必  
不合古人有不合焉亦皮毛耳惟師夙乘願輪  
以大悲智入煩惱海以無畏力處生死流隨緣  
現身應機接物末後一著全體呈露後五百年  
使人知有一大事因緣是豈可以語言情見擬  
議其短長者哉是故讀師之書不若聽師之言  
聽師之言又不若周旋瓶錫夷考其生平而有  
以知其願力之所存也謙益下劣鈍根荷師記

翦援据年譜行狀以書茲石其詞寧繁而不殺  
者欲以示末法之儀的起衆生之正信也銘曰  
人生出沒五濁世間生死之涂屹立重關重關  
峻復誰不退墮師子奮迅一擲而過濟河焚舟  
縣車束馬一鉢飛渡誰我禦者冰山蟄伏雪窖  
沉埋冰解凍釋水流花開光明四炤上徹帝閭  
榮名利養匪我思存震霆赫怒我性不遷桁楊  
木索說法熾然覺範朱崖妙喜梅州雷陽萬里  
謂我何求軍持應器橫戈杖錫毀形壞衣古有  
遺則大鑿重微靈炤不昧屈眴之衣如施畫績



師之示現如雲出谷觸石膚寸雨必待族雲歸  
雨藏山川自如孰執景光以窺太虛福德巍峩  
文句璀璨視此肉身等一真幻匡山不來曹溪  
不去塔光炳然長炤覺路天啓七年丁卯九月  
朔嘗熟幅巾弟子錢謙益謹述

聞谷禪師塔銘

聞谷禪師印公以崇禎丙子十二月十七日示  
寂於瓶匱之真寂禪院明年丁丑九月初六日  
弟子奉全身塔於孔青之陽師世壽七十有一  
臘五十有八主叢林二十五年建道場二所

度弟子千有餘人得戒弟子萬有餘人師之沒  
也傳戒弟子鼓山賢公千里赴弔補師住處爲  
其塔上之銘旣葬而其上首弟子大堅等扣余  
山中復以勒銘爲請以余於師有支許之好假  
世諦文字演說實相爲賢公疏通證明焉亦賢  
公之志也余其忍辭謹按師諱廣印字聞谷嘉  
善人周珊之子母趙氏夢玄武神仗劒領甲士  
擁門而生師爲兒時左眼角嘗見一浮圖住空  
中稍長父攜觀大勝寺浮屠訝曰我眼中嘗見  
此此後遂不復見年十三祝髮於杭之開元寺



見壁閒法界圖問其師曰十界從心生心從何處生師不能答往扣西蜀儀峯和尚於清平峯教看雲門露字師直下挨拶至忘寢食峯舉丙丁童子來求火話詰師舉拳揮按痛罵驅出門白汗津津浹背益發奮力叅年二十四入雲棲進具二十六從介山法師習台宗期年而臻其奧雲棲大師開法淨慈特舉師爲維那數年來晝則聽講夜則縛禪叅無幻禪師乃謝去講肆攝靜於西溪法華山單丁四年或數日不食或一生連朝叅請漸多乃曳杖而去上雙徑結茆

白雲峯下影不出山者六載看亮座主叅馬祖因緣疑不能釋一日見黃瑞香花忽大悟從茲礙膺之物咸冰釋矣出山至雲棲受菩薩戒朝夕請益盡得雲棲之道至宜陽叅龍池幻有和尚池謂師曰何不承當此事共相唱和師不自肯池曰更欲如何曰視圓悟大慧爲多愧耳池憮然曰當今學者未會先會那能得不自肯如子者乎老僧當避一頭地矣北游五臺還至徑山時海內禪席寂寥乃與髻峯諸師翔禪期於蓮居永慶儀峯老人復來自蜀因得重徵玄奧



印明臨濟宗旨峯歸師隱湖之菁山瓶匊爲雙  
徑兩目孔道行脚往來無一茅蓋頭師捐衣鉢  
創數椽爲接待之計法施雲涌鬱爲寶坊遂移  
真寂廢寺舊額名之事旣竣杖笠南遊隱建州  
之廢寺凡三載浙僧始物色得之迎請絡繹掉  
頭不顧會主院者相繼遷化師不得已復歸視  
事四方衲子叅請雲集衆至五千指禪淨雙提  
規重矩疊稱江南法席之最久之復南游棲建  
州之寶善四載年七十乃歸老於真寂次年臘  
月八日說戒畢二疾漸前一日手書與徑山

長老送仁王經勸其展誦報國索紙書誠語泊  
然而逝蓋賢公之銘師如此嗚呼萬曆中方內  
有三大和尚紫柏可公雲棲宏公憨山清公各  
樹法幢爲人天眼目三公入滅魔外橫行喝棒  
錯互吳越之間人如中風狂走當此之時真修  
退藏密傳三老之一燈者禪師一人而已師痛  
夫世之盲叅瞎悟者以狂易之病飲塗毒之藥  
窮老叅究終不以悟自居學者少逞知解必深  
錐痛劄期於爆斷命根而後已師之砥柱末法  
者一也師痛夫世之上堂登座者以俳優之場



演沐猴之戲堅辭僧衆不許開堂晚歲正告諸  
宰官孀居久矣復肯傳粉墨求嫁耶師之砥柱  
末法者二也師痛夫世之架大屋養閒漢榮名  
利養市賈相求者真寂告成之後數年退院七  
載南游腰包杖錫飄然於荒山野水之間師之  
砥柱末法者三也師器宇冲和神觀閒止導迎  
善氣被褐懷玉有儒者闇然之風其持身衛道  
苦心危行如冰之凌霜而益堅如玉之煨火而  
愈栗措柱大法於衰殘充塞之餘孤行獨往賁  
育不能奪也賢公所謂蒙衆誦而弗恤犯衆怒

而弗顧者信乎其知師者矣師之七十也  
文以稱壽曰傳曰不有君子其能國乎以佛門  
觀之益信師讀之爲之破顏微笑今師之葬已  
三年矣踵賢公之後而銘其塔慨剝竿之日倒  
媿金湯之無人俛仰法門有深感焉乃爲之銘  
曰

單傳教遠禪席寥寥師起其衰如風鳴條禪風  
漸扇魔民蜂起師砥其敝如坊止水師不以禪  
置律與經歷然光明如谷傳燈師智愈圓其心  
愈密闕悟顯修如燈在室寶炬不然金鏡式微



誓揮我戈以指懸車風霜剝落冰雪崔嵬窮冬  
返陰孤陽獨回樓閣千閒雲堂一宿何處是師  
本來面目雲棲爲師永明是宗巋然一塔坐斷  
虛空函山浙水吾師在焉明明如月嘗炤百川

洞聞禪師塔銘

古之得道者以死生爲如幻三昧故有謂坐脫  
立亡尚未夢見先師意者世衰聖伏盲師瞽說  
各自稱尊則非末後一著不足以勘辨之蓋亦  
末法使然也天啓三年七月洞聞禪師示寂於  
破山之禪院是時天方溽暑流金鑠石越三日

余趨視之垂首趺坐若入正定蚊蚋却避膚理  
瑩潔四衆觀者莫不歎異師行解未知其何如  
以余所見亦可謂甚難希有者矣師吳江李氏  
子少出家入華山爲默庵和尚侍者舍而歸紫  
栢大師大師改名法乘號曰洞聞馮祭酒開之  
送似塵洞聞游方序云二上人一脫逢掖一逃  
外法俱奇男子體質文弱不耐勞苦一旦以紫  
栢師鼓策遂迸裂牽纏給侍瓶錫方出門時已  
無萬里此師行脚因緣也初居虞山之三峯徙  
天目之中雲庵卒老於破山師慈和樂易具大



人相所至住山誅茅束薪偕其徒雪庵拈拮庀  
治師優游兀傲飲石泉而蔭松栢不汲汲□於  
榮名利養其視世相輕也斯其臨終所得力者  
歟師世壽七十二僧臘五十墓在破山寺之南  
凡若干步銘曰

師之叅訪踵決履穿小扣大擊如石出煙歸而  
住山叅粥飯禪一坐廿夏不震不騫開堂說法  
千偈瀾翻究亦何有空谷窅然破山崖我龍澗  
蜿蜒殘燈初日師或在焉

鶴林法師塔銘

嘗熟縣治之異隅建聚奎塔久而未潰於成衆  
君子聚而謀住持咸曰鶴林法師其人也師遯  
跡北山之藤溪幡然而起率其弟子仁方往蒞  
焉師律行精嚴四方歸仰仁方能捐衣去食伐  
木輦土以專勤者事不逾年塔工大興崇禎三  
年七月師示疾於塔院說偈別衆堅坐而逝又  
一年仁方亦逝其徒知通等奉全身塔於拂水  
巖之西嶺以仁方祔焉師諱大寂嘉定趙氏子  
甫卅出家得度於護國寺永敏和尚受具戒於  
雲棲大師學經論於紹覺法師單丁行脚凡十



餘年縛禪於廬山游少林禮五臺歸虞山而老  
焉師質貌樸愿志氣專壹其尊嚴毗尼也如法  
吏之守三尺謹凜科條而已其講習經論也如  
舉子之窮六經穿穴章句而已繇定以發惠因  
相以契性遍叅諸方扣擊宗旨久之於心地漸  
有所發明然不敢高其舉趾輕言向上事曰吾  
株守吾經律而已說法爲人必提唱念佛法門  
曰吾所學於雲棲者如是而已坐虞山數夏空  
林荒樾午夜施食鬼嘯鵲吟與梵唄相應和日  
不重食夜不脇席莖衍無一錢之藏徒忤皆化

之仁方病亟求一故絮籍體竟不可得諸方皆  
曰此真鶴林之子也師之葬實崇禎五年十一  
月其上首弟子曰智妙卽仁方也墓在師之左  
方十餘步銘曰

柳子有言儒以禮立仁義佛以律持定惠去律  
小經佛道斯替生死海中風波淫裔孰是船師  
亂流而濟師之執行豈曰滯泥涉生死流回翔  
鼓柁盲禪魔民橫奔狂獒讀吾之銘其亦思褰  
裳而揭厲也耶

牧齋初學集卷第六十八



牧齋初學集卷第六十九

塔銘二

華山雪浪大師塔銘

昔梁肅之論荆溪以爲明道若昧渙然中興聖  
人不作其閒必有命世者出焉我明正嘉之際  
講肆獨盛於北方無極和尚起自淮陰傳法於  
通泰二公具得賢首慈恩性相宗旨歸而演法  
南都而其門有雪浪恩公憨山清公出焉一車  
兩輪掖無極之道以濟度羣有而法道煥然中  
興向非命世而出則何以臻此謹按憨師所撰



雪浪大師傳而序之曰師諱洪恩姓黃氏金陵  
民家子爲兒時雖隨戲弄遇佛禮足塾師以句  
讀課之頷之而已極師講法華規矩於報恩寺  
師年十三從父往聽傾耳會心畱旬日不肯去  
母使父趣歸師袖剪刀禮玄奘大師髮塔自剪  
頂髮手提向父曰以此遺母父慟哭師瞪視而  
已爲小沙彌頎然具大人相一日設齋往踞第  
一座首座呵之師曰此座誰坐得座曰通佛法  
者坐得師曰如是則我當坐座曰汝通何佛法  
師曰請問座舉座上講語師信口肆應無不了

了一衆驚異曰此郎再來人也愍師少師一歲  
竝得度於西林長老同叅極師比肩握手如連  
珠珥玉見者以爲無着天親也師年十八分座  
副講佛法淹通乃畱心義學聽極師演華嚴大  
疏五地聖人於後得智中起世俗念學世閒技  
藝涉俗利生嘗言不讀萬卷書不知佛法博綜  
外典旁及唐詩晉字研朱益丹帷燈晝被不知  
者以爲滯淫世諦中也愍師從雲谷和尚縛禪  
天界寺師見其枯坐呵以聽講曰用如三家邨  
土地作麼愍曰古德有言自性宗通回觀文字



如開門落臼耳師曰果如此則我兄也慙師苦  
南方軟暖決計北游師苦留之慙詒師入城辦  
嚴冒大雪攜一瓢長往師還寺痛哭久之游嵩  
少入伏牛抵京師上五臺覓慙師於冰雪堆中  
腰包罨飯誓共生死慙語之曰人各有志亦各  
有緣兄之緣在弘法以續慧命不當終老枯寂  
江南法道久湮當上承本師法席荷擔囑累爲  
人天眼目庶不負出世因緣也師然之相與鄭  
重而別極師弘法以來三演大疏七講玄談師  
盡得華嚴法界圓融無碍之旨本師遷化次補

其處游泳藏海囊括川注單提本文盡埽訓詁  
稱性而談標指言外恒教學人以理觀爲入法  
之門先是講肆糾纏教義如抱椿搖櫓略無超  
脫及師出世炤遮雙顯總別交光摩尼四現一  
雨普霑學者耳目錯互心志移奪如法雷之破  
蟄如東風之泮凍說法三十年黑白衆日以萬  
計閒游杖錫四衆圍繞徧山水爲妙聲化樹林  
爲寶網東南法席未有盛於此者也嘉靖四十  
五年報恩燬於雷火師與慙師三日哭誓以興  
復相肩荷慙雖在臺山東海未嘗頃刻忘報恩



也憇罹難赴南海師見浮圖露槃欹傾沿門持鉢行乞都市高門縣薄金錢雲委凡三年而竣事塔高二百五十尺安三輪處高七十尺架半倍之樞木從空而下如芥投針不差絲黍當塔心未下師嘔血數升塊然趨定風鈴彫角如有鬼神護持萬衆驚歎咸以爲願力冥感也晚年接海衆於望亭草菴日則齋飯晚則澡浴夜則說法二利竝施四衆歎集未幾示微疾集衆告別弟子乞師垂示師曰中空如花本無所有說箇甚麼問滅後用龕用棺師曰坐死龕子臥死

棺材相錫打瓶且莫安排沐浴更衣端坐而逝萬曆戊申十一月十五日也俗壽六十四法臘五十一弟子奉全身還葬於雪浪山師高穎朗目方頤大口肌理如玉講演撤座方丈單床默修壁觀嘗於長城山中正定二日林木屋宇皆爲震動心下如地坦無丘陵不立崖斤不避譏嫌論詩度曲見聞隨喜鮮衣美食取次供養已而飯惟羹豆臥則芻秆捨茶則擔水出汲飯僧則斧薪執具人以爲閔現少異而不知其行已  
有嘗也嘗駐嘉興楞嚴寺愛其池木清嘉作精



舍三楹經營浹月手自塗墍落成三日飄然而  
去終身不再至焉其逍搖擺落皆此類也紫栢  
可公精持毗尼心頗易師愍師以出家因緣告  
之可公悚然曰殆窺基後身也余自毀齒卽獲  
侍瓶錫丁未偕李長蘅扣師望亭瞻嚮之餘心  
骨清瑩始悔嚮者知師之淺也傳法弟子耶法  
明宗三明歸空格空瑞林先逝覺法終隱匡山  
歿後講演者巢松浸一雨潤在三吳蘊璞愚在  
都下若昧智在江西碧空湛在建業心光敏在  
淮南南北法席師匠皆出師門信乎中興之盛

也蒼雪法師徹公潤公之法子闡法吳下者也  
追惟祖德請余爲塔上之文余何敢辭繫之銘  
曰

法道下衰如世中否誰其振之命世蔚起極師  
南來記荊儼然賢首慈恩二燈竝傳有兩駒齒  
化爲龍馬拏攫碧落蹴踏天下愍往曹溪經星  
南流浪駐江表斗柄斯昭智炬高明德瓶云侍  
經江論海逢原會委帝網金相剎海鑑光華嚴  
法界涌現堵墻講樹敷花談叢落實舍利腹貯  
狡猊口出以其緒餘莊嚴相輪雀離浮圖示見



蠹雲歌樓酒坊禪燈法席三車一乘鴻爪牛跡  
大布而衣一床而居霜降水落白月空虛禪律  
對待經論繁興密師四戰人無得名法幢巋然  
義天嘗朗窺基非來雪浪不往

一雨法師捨銘

師名通潤字一雨姓鄭氏蘇之西洞庭山人兒  
時晝夜啼哭抱入寺見佛或出門見僧卽止嬉  
戲大樹下累塼成捨指爪禮拜稍長辭家入長  
壽寺去氏削髮究心大乘經論旁通義學宵禮  
大士額墳起不休寺長老源公從雪浪大師講

楞嚴於無錫以書招師師曰此經奧義十師盡  
之買菜求益復何爲乎源怒移書譙責乃往與  
雪山杲公巢松浸公同叅於華藏寺南北講肆  
楞嚴則會法華則要如老塾師墨守兔園罔口  
耳之閒傳遽而已浪師埽除注脚敷演妙義嘖  
呻咳唾光明熾然聞之如檣馬奔馳風濤回駭  
破除宿物得未曾有合掌涕洟向源首座懺悔  
向者得少爲足以大海納牛跡中也浪師法道  
烜赫學人慕羶因熱輒思炷香分席爲榮名利  
養之計師與雪巢失心執侍金陵之花山京口



之焦山江山高秀雲水孤清侍浪師往來棲息  
歷十餘夏相依如形影慙老聞而歎曰好學人  
吾兄一網打盡矣大師遷化雪公亦沒師友淪  
亡灰心埋炤以傳燈續命爲計置鉢於虞山北  
秋水菴將終老焉已而應天界之請休夏於斷  
臂厓睡覺聞遠寺鐘聲如殷勤啓請賦詩曰豈  
謂帝城虛講席却將脣舌累知音自此遂慨然  
出世與浸公分路揚鑣大弘雪浪之道諸方皆  
曰巢師講雨師注又曰巢雨二法師雪浪之分  
身也師每慨法相一宗玄奘傳之西域自賢首

清凉唱華嚴人皆畏數逃玄習者益少本師唱  
演華嚴實發因於唯識龍藏具在教海方新時  
節因緣其在斯乎先有此論標義藏弃篋衍王  
翰林宇泰求之靳而弗與翰林購得副本箋爲  
旁注如西明圓測隱形盜聽以敵窺基其爲法  
良苦矣師乃復殫精搜緝作爲集解積十年而  
削藁首披宗鏡斬關抽鑰徧探楞伽深密等經  
瑜伽顯揚廣百雜集俱舍因明等論及大經疏  
鈔與此論相應者靡不疏通證明昔者纂鈔盛  
行輩流首伏以謂基師正炤太陽忠也旁銜龍



燭求之今日慈恩中興庶幾當之矣師嗣雪浪  
出世說法利生者十有六年講法華楞嚴楞伽  
華嚴玄談唯識者十二座初從浪師於金山衣  
不掩骭履不納足臨江喚渡囊無一錢自視泊  
如也卜居鐵山爲瓊禪師故菴面太湖負西蹟  
眠雲臥月絕影人閒者五載除夕自斧枯樹罩  
火煨芋高足弟子夾坐賦詩雪消門啓人徑宛  
然則發春已十餘日矣日過經二十紙上首白  
請少減師呵之曰汝看我甕中米多少其精嚴  
孤詣皆此類也師狀貌古樸風規閒雅方內名

士如程孟陽李長蘅邵茂齊鍾伯敬文文起趙  
凡夫朱白民撫塵希風樂與游處嘗自誓生生  
世世居學地與士大夫相見人言師有三有一  
無三能耐一不能耐有德有言有情理然無因  
緣耐學耐窮耐交游然不耐俗此可以知師矣  
師自稱二楞主人改鐵山爲二楞庵於此疏嚴  
伽二經故移住花山又移中峯浹辰出一紙示  
衆皆囑累語遂以是日示寂天啓四年九月十  
八日也世壽六十僧臘四十六崇禎元年葬全  
身於中峯者法子明河讀徹也註經二十餘種



約法性則有法華大窾楞嚴楞伽合轍圓覺近  
釋維摩直疏思益梵天直疏金剛經心經解梵  
網經初釋起信續疏璠璃品駁杜妄說辯謬若  
干卷約法相則有唯識集解十卷所緣緣論論  
釋發硯因明集釋三支比量釋六離合釋釋若  
干卷師沒後河徹二公繼師之席弘法吳中而  
繼師主中峯者徹公也實來請銘銘曰

師之說法弘演三車金山粥鼓金陵雨花秋水  
鐵山師之幻住古木千章梅花萬樹花山別院  
中峯古墳經傳雪浪論續 恩如吳含桃舍利

二七毫端塚中涌現則一

汰如法師塔銘

賢首之宗弘於雪浪其後爲巢雨爲蒼汰皆於  
吳中次補說法瓶錫所至在花山中峯兩山雲  
嵐交接梵唄相聞四公法門冢嫡如雨鼻孔同  
出一氣但有左右耳巢雨遷謝蒼汰與余法乳  
之契益深而汰復以崇禎十三年十二月四日  
順世而去於是蒼雪徹公作爲行略而請余銘  
其塔曰汰如法師明河號高松道者揚之通州  
人姓陳氏母夢道人手法華經一卷來乞食而



生師年十餘歲善病父母送州之東寺依一天  
長老剃度寺習瑜伽師究心大乘方等諸經兼  
工詞翰年十九腰包行脚徧參諸方見一雨潤  
公如子得母不復捨離隨師住鐵山繼師住中  
峯旣而說法於杭之臯亭吳之花山白門之長  
干寺藏海演迤詞峯迥秀遮炤圓融道俗交攝  
識者以爲真雲浪之元孫也從上諸師未講大  
鈔蒼汰二師有互宣之約師首唱一期羣鶴遶  
空飛鳴圍繞訂來春爲三期與蒼踐更未幾示  
疾怡然化去惟自念言心不知法法不知心誰

爲作者亦誰受者直知譚倦欲眠聲息旋微耳  
世壽五十三僧臘三十餘夏遺言建塔於中峯  
所著有華嚴十門眼法華楞伽圓覺解續高僧  
傳若干卷徹公之論曰舉世求一悟人不可得  
其惟解人乎悟解之在人如水之於味響之於  
聲解豈有乎悟豈無乎舍甲認乙遂有多名迴  
面一呼應聲立至解有先乎悟有後乎師嘗云  
念佛人一意西向叅禪人只顧南詢置東北兩  
方于無用之地又自言不通禪不習教無位于  
法門亦不知無位真人爲何義解乎悟乎吾安



識其庭宇之所際哉又曰師事業福緣未能如  
古人亦未可與今之不教不禪欺世盜名者比  
嗚呼知汰者莫如蒼信法門之益友矣銘曰  
雪浪如龍蟠拏教宗支分蜿蜒化爲高松孤塔  
亭亭坐斷中峯剎海涉入帝網重重然則師之  
說法固未嘗止而大鈔之講肆其可以爲未終  
乎

竺璠禪師塔銘

師諱圓淨蘇之長洲人姓陸氏九歲出家居瑞  
光寺師曰寶月祖曰藍園十八歲落髮爲僧卒

于崇禎己卯之八月年五十二爲僧四十一期  
歸骨于寺之西偏師爲兒時樂易順祥遲重不  
戲稍長知衲衣下事壞衣揣食發憤叅究腰包  
行脚徧扣諸方瑞光頽圯百年幾爲廢寺師然  
香佛前捨身修復日則呼囂唱緣夕則閔默跪  
禱歷江潮窮寒暑專勤精一人鬼叶從天啓甲  
子建七佛閣崇禎己巳修天寧浮圖閣成建法  
華梁皇懺期講演摩訶止觀法席雲委延頂目  
禪師住持不以私其件先後建立感塔光天眼  
之異癸酉修浮圖露盤市木歸遇風于荆江巨



木離後矗立號號有聲師呵之曰汝材中塔心他日應人天瞻禮何爲興妖作怪耶言訖若有物繹之下者明年塔三成師病日劇三年遂不可爲亦所謂以死勤事者也卒之日與其徒侶問訊以宗語相提唱蓋其平生得力如此余年十六寓瑞光後院師少于余六歲短小類侏儒余狎之墨其面以爲戲已而拉之游寺經行廢塔破壁瓴甃圯墁兀輓壓人相與狂奔而返崇禎初聞瑞光之修復訪問所謂竺璠和尚者追省兒童時事相覓一笑爲刻記于石余有急徵

之難師結壇以禳長跪右遶涕淚悲泣迨余歸而後解余歸未一年而師順世此其徒所以謁銘于余也嗚呼師戒法精嚴慈悲攝受剗心盡智專精道場曰未嘗有取拔毛布髮崇構塔廟曰未嘗有作招提闡闡總是禪關錢刀土木誰非般若世之盲師瞽說互相鼓唱不曰授某師話頭則曰經某老印可始而問影鏤空既而中風狂走師方悲愍之不暇而顧欲希風逐臭尤而效之不亦愚乎不亦誣乎余故歷舉其行履而於其徒所載叅訪發悟之語皆削而不書銘



曰  
善易不易會禪不禪塔廟樓閣說法熾然我作  
塔銘糞埽藤葛瑞光西墳孤縣缺月

牧齋初學集卷第六十九

牧齋初學集卷

傳一

呂講經傳

呂講經者名智壽字松巖北平宛平縣時雍坊  
呂氏子也始爲童子辭父母出家慶壽寺依惠  
禪師學浮圖法洪武元年年十六出游山東之  
齊河縣建定慧寺十五年領符牒於京師遂主  
其衆庚辰歲靖難兵起 太宗幸濟南壽朝見  
請從軍自效奉勅募兵五千人號敢勇忠效軍  
累陞都指揮同知神武中衛帶俸從征橫刀躍



馬身先士卒所至功爲多靖難兵罷悉繳上欽  
賜銀幣鈔錠請返僧服 詔同衍禪師任慶壽  
寺管北平府僧綱司副都綱事永樂元年召赴  
南京陞僧錄司右覺義旋陞右講經 詔住持  
能仁雞鳴天禧三寺齊河定慧寺燬於兵壽請  
重建 詔工部爲庀治六年扈 駕巡守北京  
詔修廣薦法會度白溝河五處陣亡將卒九  
年母馬氏沒於齊河追封都督夫人賜墳地五  
十畝葬具錢物皆內府優給十一年奉命住持  
慶壽寺 詔以月朔望陞天王殿法座說法勸

誘四衆十七年三月衍禪師示寂於慶壽寺  
上臨問者三命壽治葬事起塔於寺祖墳之西  
九月二十日無疾端坐而逝異香滿室如衍禪  
師化時士庶皆驚歎 上爲文命禮部員外郎  
鄭復言致祭起塔祖墳內與衍相望衍禪師者  
故贈少師榮國公諡恭靖姚公廣孝也贊曰余  
嘗道齊河信宿定慧寺豐碑巋然載呂講經事  
從寺僧訪得其事狀一卷皆國史所不載遂舉  
其略爲立傳寺之後院供榮國及講經畫像榮  
國樂易頎秀似文人老衲而講經相奇偉巨目



方願面如沈鐵英姿颯爽閃動影堂燈火間想見其身傾忠效軍衝鋒酣戰時也余蓋爲之歛容肅揖久而後去云

工部右侍郎贈尚書程公傳

公諱紹字公業山東掖縣人也永樂初占籍德州左衛曾祖賢封懷慶府推官祖瑤舉進士歷官江西右布政使父訥贈工部右侍郎公生十歲能屬文二十七舉於鄉次年舉進士除河南汝寧府推官廉明仁恕多所平反從賑荒使者巡行河雒單車徒步與殘民相勞苦民擁道泣

曰微公吾儕小人無子遺矣行取擢戶科給事中當是時人主深居貂璫四出大臣環私植黨舉朝貿貿然如行茅霧中公在諫垣以別白賢奸澄清世道爲已任白簡屢上皆彈劾執政私人挾搆其票擬踏駁執政心銜之礦稅之使奏逮有司銀璫桁楊道路狼籍公再三論救危言抗論觸冒忌諱人主優容之山西礦使劾知縣韓薰公特疏申理遂除名爲民或曰執政假以修怨非上意也公歸奉太公里居晨花夕月馨膳絜食者二十餘年光廟御極卽家



起太嘗寺少卿旋奉太公諱服闋徵拜太僕寺卿廷推都察院副都御史巡撫河南至則舉其爲理官時經營儲侍者倒囊出之凡所施罷不踰漏刻櫛垢爬痒若民自爲儀封宗人爲盜囊橐淫虐彰聞莫敢何問公列上其罪狀詔囚送高墻諸宗惕息杜門穴墻相戒莫敢犯天啓四年王璽出臨漳公上疏曰秦璽之不足徵久矣今璽之出適在臣疆內道路誼譟流聞禁闈旣不應還瘞地下又不敢私秘人聞欲遣官恭進闕庭跡步貢媚非臣誼所宜亦恐皇上之

所寶者在彼不在此臣雖什襲薦之皇上且瓦礫置之也謹先馳奏聞候命進止昔者王孫圉不寶玉珩齊威王不寶炤乘蠻夷偏霸猶知尊賢寶善炤曜史冊况於全盛之朝明聖之主乎今之大臣如總憲鄒元標馮從吾尚書王紀盛以弘孫慎行侍郎曹于汴等憂國奉公白首魁艾又有一斤不還之詞林久錮不起之臺諫思皇多士國之寶臣臣不能挽回天聽汲致明廷徒獻符貢璽效七十二代之故事臣竊羞之伏望皇上踐履大寶克受貞符怡神寡欲



親賢納諫在朝之忠直勿事虛拘遺野之名賢  
急爲登進玉璣瑟於清廟瑚璉賁於明堂共襄  
大器永固金甌雖謂虞舜黃璽夏禹玄圭至今  
存可也區區傳國寶其真僞豈足論哉逆奄方  
侈言符命得公疏大怒公遂移疾告歸又十年  
而 今上卽家起公爲工部右侍郎 慶陵寶  
頂成加服俸一級年至乞休四疏始得請家居  
又三年而卒享年七十六贈工部尚書復蔭一  
孫入監娶袁氏子二人震爲南京戶部郎中泰  
爲中書舍人公爲人深衷篤厚真率坦迤善善

惡惡根於天性與人居虛懷折節退然如不勝  
衣一旦犯大難解大疑捍大患雲行雨施雷轟  
電掣死生禍患視之蔑如也中州承平日久兵  
馬芻糧藩司窟穴其中公一切按覈討軍實而  
申儆之中州之有兵自公建鉞始也歸德汝寧  
彰德閒羣盜扇動旋就撲滅厥後有勤王之役  
後撫范公率公部兵以行踴躍前駟爲諸鎮之  
冠焉己巳冬奴薄都城公家居募壯士入援自  
辦行糧七千餘兩事平議敘公固讓曰主辱臣  
死用此敘功獨不慮貽奴虜哂乎其慷慨任事



持大體如此公之葬也次子秦屬其友盧禮部世灌爲行狀以上史館禮部之狀公曰忠孝清勤生平所學惟此四字又曰才識膽三者具備而一本之誠此六言者可以蔽公矣余舊待罪太史氏知公事爲詳禮部篤論君子其言足徵也平生不爲人作傳而獨爲此文後有君子得以考覽焉贊曰王璽之獻也天子親御文華門璽貯御前逆奄手捧之憑軒頒示羣臣皆呼萬歲傳制受賀而罷奄初侍上側傳璽時當扆而立指揮下上示人以魁柄在手非人臣之

度也已而屢興大獄斬艾善類幾至移國程公之奏上王璽有旨哉以道事君知幾其神矣程公身事四朝敷歷中外懸車致仕以恩禮始終觀公所遭際蓋猶有慶曆間盛世大臣之流風焉嗚呼休矣

### 雷孝子傳

雷孝子者名振關陝西華陰縣人也孝子之父年八十有五遘棄疾勺水不入口者五日孝子笏卜之弗吉剗臂肉大如錢者三烹藥而進之其父飲藥欠伸呼家人曰我思食粥噉粥盡二



孟明日病良已強飯徐步優游里閭者一年而卒孝子廬於墓側老屋三間上漏下穿天寒月黑悲風蕭颯孝子拊膺夜哭與嗥狐啼猿相應和也鄉老白上其事所司咸異之將聞於朝舉聚土旌門之制格於令不果余同年進士楊君呈秀官戶部主事華陰人也爲余道其事楊君又言孝子爲縣博士弟子員俯躬下氣恂恂德讓君子也爲說者曰韓退之爲鄆人對言鄆有別股以奉母者今孝子亦云豈秦人之遺風耶退之以不幸因而致死毀傷滅絕爲慮而以謂

不當旌門孝子當刲臂時計盡無復之毀傷滅絕有不暇計又況於門之旌不旌耶慈谿黃東發謂鄆人對決非韓子之文而宋景濂因之然我高皇帝之著令實與韓子脗合余不敢非也今世士大夫全軀保妻子精於自爲拔一毛以利其君親有所不爲有刲股如孝子者生於斯時旌之以風世其亦高皇帝之所不禁乎激而傳之無使其無聞焉

吳孝子家傳

吳孝子士志字伯高世家嘗熟之城南曾祖寅



官武昌府同知正德七年霸州賊劉六劉七趙  
璩自山東河南掠湖廣上下武昌者再寅攝守  
帥舟師擊之江中兩指揮爲左右翼謀者告曰  
賊黃衣黃蓋帆檣一色艫首畫白鵝者劉六也  
白鵝舟至命兩翼齊發矢六中項墮水死璩詳  
薙髮入武當圖變寅誦知璩善奕詳病募奕者  
璩懷利刃來見就床前對奕久之璩起旋戒健  
卒以犬血覆其首一人出袖中椎椎其肩遂縛  
璩檻車送京師寅生朋來朋來生楚儒皆博士  
弟子員孝子楚儒長子也年八歲父母出避倭

中道相失孝子歸守其廬曰家人終當於此索  
我父沒孝子痛欲從死其大母年九十餘及其  
母強之食乃日進粥一盂淚漬枕席重裊俱浥  
爛二母不知其夜哭也嘗早起見其父素衣玄  
冠坐靈牀上良久乃滅向靈牀大慟絕而復蘇  
語家人曰無止我哀我哀極乃徐徐得生自是  
數慟絕以爲嘗冬日曝簷下手其父事狀攬筆  
欲有所更定舌卷口噤索飲不能嚥而卒孝子  
執喪踰小祥目失明耳失聰口失音血枯骨立  
見者悲之以爲人腊也免喪未幾竟死年五十



六舊史氏曰孝子死十餘年城南有徐孝子明  
俊亦以孝死明俊之子濟忠實撰孝子行狀濟  
忠安貧好古亦孝子也故援据其言爲傳史稱  
劉六焚劫漢口指揮滿弼等追及之中箭溺死  
又稱趙風子自髡爲僧江夏軍趙成獲之皆不  
及寅大政記則云成旣擒遂武昌署印同知吳  
寅所遣吏卒亦至以行狀參考之則史家之缺  
略多矣余悲寅有禽盜之績而泯滅不傳故詳  
載之於傳首云

中並丁節婦傳

丁節婦龔氏其夫丁高吏部郎奉之孫也節婦  
靜好淑慎歸於高而不見答節婦無後言高嗜  
酒多內嬖夏之日輕裾薄裝駢肩游曲廊中徵  
逐飲酒節婦衣大布之衣循墻而過之凜凜焉  
猶恐微風自衣袂中出也高死節婦撫其家婢  
逾於高在時人以爲難節婦寡居五十年提強  
葆之孤里中兒無敢闕其戶限者一味之甘必  
以奉尊章僮約井然餘蔬殘炙非節婦賜予莫  
敢侵也節婦鬢髮老而不衰櫛有遺髮必翦之  
以爲髡曲則次之衣經數澣猶可以當風帷堂



而歛簇簇皆嫁時衣也節婦龔子立本之祖姑  
立本爲余道之如是史官曰高雖家本貴公子  
一狂童耳賢不見答之死靡它其斯以爲節乎  
宋人之女夫有惡疾作芣苢之詩其言曰芣苢  
之惡也采之擷之終不忍棄而况於惡夫乎節  
婦之殉高亦此志也繇此推之臣子之言擇君  
而事者視其君不如芣苢又何適焉然吾觀古  
之自誓者多毀形截髮而節婦之愛其髮也滋  
甚詩有之彼君子女綢直如髮截髮不如誓髮  
於鬕之不忘也

孝女荆觀傳

孝女荆觀者丹陽人荆燭之女而賀賓仲之出  
也觀少巧惠異甚賓仲母華絕愛憐之遂長賀  
氏凡事絲續文繡不學而能修嚴鮮潔雜於珠  
璣紈縠之間寥然獨異華奉佛觀亦好佛賓仲  
讀書觀亦嗜讀書一日讀白樂天廬山草堂詩  
喟然而歎願早依佛力盡此報身不復作兒女  
子刺促閨閣中華以爲不祥趨而掩其口燭寢  
疾於毗陵觀從華往省視病稍閒歸信宿而燭  
之計至觀蓬垢奔哭時方沍寒涕號憑塞與風



雪交咽頓踊於輿中輿夫契需踏冰孔設相籍也。比至伏屍哭極哀已而哭聲下隊奔抑喉吭。聞羣呼之不反就視之形神離矣。觀死時年十五萬曆丙辰之二月也。觀死賓仲哭之慟曰：燭有女而我無甥。君子悲之。賓仲名某國子生。燭官五城兵馬指揮。今舉稱司城譌也。錢先生曰：古之閑有家者莫不有師傅保姆之教。詩書圖史之戒。玳瑁之節。是以女貞婦順繡黼相望。而今世無聞焉。余家江南采問故家遺俗。丹陽賀氏頗著於家範。重垣如城。小弱女子不識。

聽事婦既抱子朝於尊章。必匍匐叩稽上食。乃退。荆觀賀之。自出越梁過宋。比於孝娥。豈偶然哉。傳荆觀者徐媛媛。以工筆札名。多粉澤之語。余以爲於觀不倫也。作荆觀傳。

楊烈婦傳

楊烈婦者尚寶少卿富順楊述中之女也。號曰二姑。少習管彤。潔齊莊敬。年十六適同郡郭懋宏。十九而懋宏卒。無子。烈婦以死自誓。書古烈婦詩於衣帶。閉曰：妾心一片鐵。不與紅爐滅。妾髮可剪頭。可截蜀人聞而義之。居十八年。懋宏



有介弟懋相舉第二子禮當後懋宏烈婦請於  
懋宏之祖告廟而立之喟然歎曰吾今可以踐  
衣帶之言矣家人每防閑之不得聞少卿以使  
事歸里烈婦將歸寧辭於夫柩頓踴陷膺歸而  
侍於少卿夙夜彌謹神情慘愴有求死之色少  
卿察知之勅衛甚嚴經十許日後稍懈烈婦坐  
蒲團上出袖中帶整衣自經衣袂肅然顏色陽  
陽如平時發其篋笥附身附棺凡歛舍之事無  
不庀治得數尺蹠書皆訣別之辭紙敝墨渝近  
者亦數年矣其屬諸姊妹曰無讀書我爲讀書

誤聞者莫不感涕焉烈婦死時年三十有六萬  
曆丁巳之四月也史官曰富順故江陽地今屬  
敘州敘州漢犍爲郡所治也犍爲古稱士大夫  
之郡士多仁孝女姓貞專而江陽以女絡特聞  
故其語曰符有先絡犍道張帛繇楊烈婦觀之  
前志所傳豈誣也哉蜀地星應輿鬼與秦同分  
其土風有精敏悍勇之目而烈婦委蛇十八年  
卒踐衣帶之言國家大雅之化被乎江漢之域  
美矣抑亦其家教使然也

顧節母傳



上海縣舉人臣國縉言臣不天少遭閔凶行年  
六歲臣父見背母劉上奉尊章下撫孺子殘鐙  
敗帷與鬼并日家貧親老甌盞無少儲米薪鹽  
醯悉出手指臣少就鄉學一孤童走二里外歸  
稍暮劉指林木而泣噫歎之聲與悲風遠近宿  
火夜織呼臣讀書其旁忍寒作苦手足皸瘃泣  
涕零亂機杼沾漬臣大父母相繼歿典衣庀喪  
捧土就墳獨力經營備極荼苦臣海上孤生服  
母教訓得與上計者偕一覲 天子闕廷而劉  
歿已十又八年矣伏惟 聖朝以孝治天下鄉

里婦孺片善寸節皆得表畧而劉獨茹苦重泉  
身死名沫臣若微倖進取俟河之清不及今扶  
服陳請倘一旦卒填溝壑魂魄私恨何有窮已  
伏覩甲令旌表之條近稽子孫陳乞之例俛懷  
烏烏銜結之情陷膺腐骨叫號旻天伏乞 勅  
下禮部移咨都察院行巡按直隸御史按驗不  
妄准格旌表臣雖一物深荷 聖慈隕首毀形  
未能報答臣昧死上請疏上 上曰其命所司  
知之國縉姓顧氏父曰可大少得狂易之疾已  
復以膈死劉以死自誓而有生誅之者曰念死



決死爲生復生宗人之辭也國縉旣拜疏錄草  
稿以歸鄉老傳誦之皆爲流涕史官錢謙益採  
國縉疏及宗老之誄作母劉傳贊曰余攷國史  
實錄巡按御史歲條上所按驗孝子節婦應旌  
表者史臣必謹書之蓋烏頭雙闕綽楔之制表  
於一時而實錄表於萬世誠重之也國縉疏已  
下所司旌門有日矣余按而書之詞繁而不殺  
它日以上史館

牧齋初學集卷第七十

牧齋初學集卷第七十一  
傳二

朱鷺傳

朱鷺字白民吳縣人也少有俊才事馮祭酒夢  
禎爲高足弟子家貧教授生徒以養父母承顏  
順志以老萊子爲法牀頭恒貯數十錢曰買笑  
錢父死久之乃謝博士弟子芒鞋竹杖獨游名  
山所至畫竹以自給不受人一錢嘗游華山登  
天井黃縉道服長髯等身見者皆以爲仙人也  
少好玄學解道德參同之旨晚棄而歸禪叅雲



棲憇山二老結茅華山寺之左蓮花峯矗立其  
前若相向拱揖欄檻之下萬木如茨可俯而掇  
也晝夜六時偕山僧炷香念佛崇禎五年年八  
十作辭世偈沐浴更衣而逝其孫旦葬之山中  
在巢松法師塔左爲說者曰中吳在勝國時多  
憤世肥遯之君子若龔聖子鄭所函其最著者  
聖子善畫馬室無几席命其子伏德按背伸紙  
作唐馬圖人輒以數十金易去藉是故不饑所  
南畫蘭不肯布地自贊畫像曰懸其頭於洪洪  
荒荒之表爲不忠不孝之榜樣其託寄卓詭如

此鷺爲諸生當萬曆全盛之世每譚建文朝事  
輒泣下汎瀾悲不自勝不知其何謂也網羅遺  
佚作爲建文書法欲進之朝不果崇禎初撰其  
露頌策蹇入長安侑以畫竹欲獻 新天子又不  
果虜薄城下或勸之亟歸慨然歎曰莫非王  
臣也其敢逃乎端坐龍華寺注般若經寇退而  
後反斯所謂隱不忘君者歟原其初心亦有意  
於斯世託而逃焉者歟鷺之畫竹與聖子之馬  
所南之蘭竝傳於世後之君子當有見而知之  
者余故爲之傳無亦使其無傳焉



徐霞客傳

徐霞客者名弘祖江陰梧塍里人也高祖經與唐寅同舉除名寅嘗以倪雲林畫卷償博進三千手跡猶在其家霞客生里社奇情鬱然玄對山水力耕奉母踐更繇役感感如龍鳥之觸隅每思颺去年三十母遣之出游每歲三時出游秋冬覲省以爲嘗東南佳山水如東西洞庭陽羨京口金陵吳興武林浙西徑山天目浙東五泄四明天台鴈宕南海落迦皆几案衣帶間物耳有再三至有數至無僅一至者其行也從一

奴或一僧一杖一襍被不治裝不裹糧能忍饑數日能遇食卽飽能徒步走數百里凌絕壁冒叢菁扳援下上懸度綆汲捷如青猿健如黃犢以峯巖爲床席以蹊磳爲飲沐以山魅木客王孫獾父爲伴侶僂僂粥粥口不能道詞與之論山經辨水脉搜討形勝則劃然心開居平未嘗輦悅爲古文辭行游約數百里就破壁枯樹燃松拾穗走筆爲記如甲乙之簿如丹青之畫雖才筆之士無以加也游台蕩還過陳木叔小寒山木叔問曾造鴈山絕頂否霞客唯唯質明已



失其所在十日而返曰吾取閒道捫蘿上龍湫  
三十里有宕焉鴈所家也板絕磴上十數里正  
德閒白雲雲外兩僧團瓢尚在復上二十餘里  
其顛置風逼人有糜鹿數百羣圍繞而宿三宿  
而始下其與人爭奇逐勝欲賭身命皆此類也  
已而游黃山白岳九華匡廬入閩登武夷泛九  
鯉湖入楚謁玄嶽北游齊魯燕冀高雒上華山  
下青柯坪心動趣歸則其母正屬疾嚙指相望  
也母喪服闋益放志遠游訪黃石齋於閩窮閩  
山之勝皆非閩人所知登羅浮謁曹溪歸而追

石齋於黃山往復萬里如步武耳繇終南背走  
峨眉從野人採藥栖宿岩穴中八日不火食抵  
峨眉屬奢酋阻兵乃返隻身戴釜訪恒山於塞  
外盡歷九邊阨塞歸過余山中劇談四游四極  
九州九府經緯分合歷歷如指掌謂昔人志星  
官輿地多承襲傳會江河二經山川兩戒自紀  
載來多囿於中國一隅欲爲崑崙海外之游窮  
流沙而後返小舟如葉大雨淋濕要之登陸不  
肯曰譬如礮泉暴注撞擊肩背良足快耳丙子  
九月辭家西邁僧靜聞願登雞足禮迦葉請從



馬遇盜於湘江聞被劊死函其骨負之以行泛  
洞庭上衡嶽窮七十二峯再登峨眉北抵岷山  
極於松潘又南過大渡河至黎雅登瓦屋驪經  
諸山復尋金沙江極於犛牛徼外繇金沙南汎  
瀾滄繇瀾滄北尋盤江大約在西南諸夷竟而  
貴竹滇南之觀亦幾盡矣過麗江憇點蒼雞足  
瘞靜聞骨於迦葉道場從宿願也繇雞足而西  
出玉門關數千里至崑崙山窮星宿海去中夏  
三萬四千三百里登半山風吹衣欲墮望見外  
方黃金寶塔又數千里至西番叅大寶法王鳴

沙以外咸稱胡國如述盧阿耨諸名繇旬不能  
悉西域志稱沙河阻遠望人馬積骨爲標識鬼  
魅熱風無得免者玄奘法師受諸魔折具載本  
傳霞客信宿往返如適莽蒼還至峨眉山下託  
估客附所得奇樹虬根以歸并以遡江紀源一  
篇寓余言禹貢岷山導江乃汎濫中國之始非  
發源也中國入河之水爲省五入江之水爲省  
十一計其吐納江倍於河按其發源河自崑崙  
之北江亦自崑崙之南非江源短而河源長也  
又辨三龍大勢北龍夾河之北南龍抱江之南



中龍中界之特短北龍祇南向半支入中國惟南龍磅礴半宇內其脉亦發於崑崙與金沙江相竝南下環滇池以達五嶺龍長則源脉亦長江之所以大於河也其書數萬言皆訂補桑經酈注及漢宋諸儒疏解禹貢所未及余撮其大略如此霞客還滇南足不良行修雞足山志三月而畢麗江木太守侍餼糧具筍輿以歸病甚語問疾者曰張騫鑿空未覩崑崙唐玄奘元移律楚材銜人主之命乃得西游吾以老布衣孤筇雙屨窮河沙上崑崙歷西域題名絕國與三

人而爲四死不恨矣余之識霞客也因漳人劉履丁履丁爲余言霞客西歸氣息支綴聞石齋下詔獄遣其長子閉關往視三月而反具述石齋頌繫狀據牀浩歎不食而卒其爲人若此梧下先生曰昔柳公權記三峯事有王玄沖者訪南坡僧義海約登蓮花峯某日屆山趾計五千仞爲一旬之程旣上爇煙爲信海如期宿桃林平曉岳色清明佇立數息有白煙一道起三峯之頂歸二旬而玄沖至取玉井蓮落葉數瓣及池邊鐵舡寸許遺海負笈而去玄沖初至海謂



之曰茲山削成自非馭風馮雲無有去理玄冲  
曰賢人勿謂天不可登但慮無其志爾霞客不  
欲以張騫諸人自命以玄冲擬之竝爲三清之  
奇士殆庶幾乎霞客紀游之書高可隱几余屬  
其從兄仲昭讎勘而存之當爲古今游記之最  
霞客死時年五十有六西游歸以庚辰六月卒  
以辛巳正月葬江陰之馬灣亦履丁云

萬尊師傳

君名國樞字環中江西南昌人也祖安禮兵部  
左侍郎諱恭之少子少而好道習符法鄉人有

爲狐魅者往効治之狐盛車騎迎入高門雜然  
相詆訶乃握掌默運雷訣須臾雷震羣狐死大  
樹下旣沒道士上章見之於天樞院掌牋奏今  
醮壇稱廣惠萬真人安禮生鳴宇以舉人知馬  
湖府君之父也君聞其祖上昇慨然有志於真  
靈之業祖母劉病臥見兩鬼挿矢於膝呼晷欲  
死新建人聶紹真爲禳奏降天將於童禁膝中  
矢出之病立差紹真故田家子傳異人符法建  
玄應壇扣請經年乃授以立獄治病祈晴禱雨  
五雷斬勘之法爲奏名授天師法籙天啓元年



馬湖公遇奢酋之難自投於水聶啓醮追薦公  
降於家僮備言死事狀且言賈人負我金若干  
有簿籍在某所賈人懼服不敢抵諱一錢免喪  
之長安出游真定東海生之繼室袷服而立於  
門見紅衣少年赧而趨入則已據其寢矣少年  
能變形爲生言笑舉止無異所習經書及鎖闥  
文卷背誦如流變異百出檄召天將與戰截其  
屋角有狐逸去已而復來君方禹步畫符狐爲  
好女子裝束跋紅鞋可三寸許踞坐屋梁呼君  
小名數其少年冶游事曰若亦豈木石人哉何

爲難我君怒嚙指血召關鄒二帥與戰又引去  
夜有兩目見臥床巨如車輪從行者寒噤膚粟  
護之竟夕乃舍而之高邑禱雨治狐於郭大理  
家復返真定乃依聶所傳立豐都獄獄開八門  
關帥主之韋劉王孟車夏劣桑八帥分守之韓  
帥統天兵討捕三七日有三老狐五小狐反接  
自繫剝其皮而亨之凡七月而妖息先是郭大  
理之子欲使野狐明燈設席召十狐擇其惠黠  
者而使之一狐獰惡可畏郭心悸遣之不肯去  
却相惱亂晉人郭雨師多奇術能禁箬於空中



厭効不能絕甫移牒城隍卽逐去君嘉其能而怒真定城隍之不職也遂上章行舉効法狐笑曰城隍効去竟內虛無神是代吾出力也屢上章牒皆被邀奪比新神受事乃伏誅凡入竟禽詰妖邪斬勘鬼物皆先牒城隍神取進止按治不效繼以彈効其得以制命神鬼符到令行多用此也安肅李氏女被魅設壇下將以訊之一人突入門踉蹌狂舞旋出門拱立若有所須有閒從道左揖一人入其人容止甚莊儼然南面坐揖者樞衣就東面坐呼老真人磬折言曰王

善白事魅已得期三日現形復揖而送之越三日旋風中有物下墜則攢帚也折之鮮血隨手噴出魅乃絕靈壽邨有婦采桑美少年趨而拱揖旦旦不止叱去之捧朱提以獻爛然堆盤歸而語其姑姑心動令携之以歸迨暮登床少年已褰被宿相黝七日夜羸悴垂死牒城隍弗應遣靈官糾罰迅雷擊神像之半命將吏械繫之乃來告曰力小不能制請於關帥可也具牒焚壯繆祠下壯繆示夢曰妖在舍北大樹下質明掘樹有大驢僵臥毛色黯黑有光目睛轉動迎



風而輒遂擊斃之深州崔氏婦賞花夜飲遂得  
惑疾向晦而疾作切切如與人昵語檄天將考  
治數日康帥來告請往巡崔婦臥室床頭置牙  
刻像設有爲呂仙形者視之有異畫符以鍼刺  
其首婦遽呼頭痛曰是矣斧劈之牙像中精液  
盎然焚之而絕有神降於欒城劉氏冠服乘車  
從空下自呼城隍謂主人明年元日天仙將下  
娶君女命我爲媒元日將旦空中幡幢鼓樂擁  
八人輿一少年可十六七許我冠蟒衣降與主  
人女爲昏促數往來儀仗一如初降時主人聞

行告君君懸幡於其庭王帥現身結幡幡脚轟  
轟如金鞭妖復列仗而來幡自舉擊之須臾有  
甲蟲墮地大如甕盜隣里皆竊笑此女女慙自  
縊而死丁卯十月入蜀慟哭於馬湖公投水處  
登峨眉山遇紫雲盧先生於文杏閣摠衣掃除  
服事浹月乃授以薩真人神霄青符五雷祕法  
及斗母月孛爭覓鍊度擒邪伐廟之訣將行出  
漉囊金以贈且曰子第去將復返戊辰三月之  
楚有馬全真者補衣苴履乞食湖湘聞目君而  
問曰子從峨眉老人來耶君語之故馬曰炁清



則符靈派清則法靈子傳法而不傳派其猶未也乃擔簦而反先生迎笑曰吾固知子之欲返也筮日立壇昭告於薩祖立爲十七代嗣法嫡孫歃血書盟以度世弘濟爲誓凡有章醮得自拜家書刺指血爲符以上薩祖稱家書者猶人閒子孫申白其祖父之云也往山西訪郭雨師道經紫陽縣墟落中神廟歸然登其樓床帷鏡奩畢具怪而問之鄉人竊告曰此吾天帝也女子必先薦枕席乃敢出嫁否者災禍立至君怒曰小邪敢爾募少壯數十人往誅伐之屋瓦橫

飛人莫敢近鄉老共追逐曰何物野道士怒吾天帝還入廟拒門而寢用五雷鐵確符伐之自辰至巳廟屋火起焚燒立盡鄉人遮道呼神人乃更衣而遁已巳十一月之金陵劉氏婦臥床三年有物憑之人往覘視輒被捶擊檄溫帥考之帳中金鞭割然婦立起次日澣其衾衣有朱書淫鬼害人今斬訖七字鬼血殷然明年聞三吳大旱往祭之乃治妖於松江朱氏娶巫戈姓者能禁人生鬼收召考係朱生與宗人有讎請巫禁之男女八口竝時狂易摧塌窻格毀敗什



物便溺床席污穢竈黼時復捽頭縣地刀杖歐擊如是者一年君入其門皆蒙頭匿被中俄而叫噪跳踉裸露奔軼君詣城隍廟考驗將奏効焉神告期以五日八人者忽忽遽歛容盥沐霍然而起皆言囚繫黑獄中鬼怪迸逼鎗矢攢射牽頓舁曳不知所爲忽有人帕頭袴靴自稱朱將軍破械出之乃得返耳巫反縛呼服自首郡守前曰厭朱氏者我也守杖而逐之先是嗣天師張真人入覲過吳朱再通狀往訴真人曰非萬法官不能治也朱是以來請君在真定効狐

數上章虛靖天師虛靖至今靈響不絕默有啓告嗣天師以是知君宋氏舉家病疫其次子且死君行持默運有聞死者欷歔流涕欠伸而蘇一家百餘口皆起宋謾言曰吾子自不死耳齋醮未竣縱觀者笑言挑拌以示慢於神無何家衆病復大作要令更設齋醮泥首囚服反接投地以謝罪然後良已明年海上大疫死者相枕建醮禳解野田中鬼燐如聚螢七日而疫息嘉定侯少卿之長孫年十五病中見美婦邀與游處者三年婦曰十七姐侍婢曰曼仙阿絳輩數



十其游歷皆仙都最勝者上清閣雲來洞白雲池其所赴法會曰雲都曰靈寶曰清福其所傳受曰靈山大師還丹法光陀大師取寶法皆靈符祕文久之少婦赴光陀法會繼之者凌家處女也其家請君効治十七姐亦來笑曰萬法官其如我何君設壇禮斗凌女亦設壇於池西臺上玉女廟中除地設幡按五方八卦二十八宿壇外列天將四金甲神四十二一甲將領牒稍遲凌女命金甲神揮刀斬之凡七七而畢君復行翻壇法二女皆至告別曰吾與汝人天宿緣

非彼所知也自是遂絕其幼孫見三眼怪爲祟足委坐如解爲請雷立獄并効爨婢爲五郎神魁者青天無雲雷聲訇轟遶其宅幼孫夢三眼怪偕兄弟五人置酒痛哭而別婢初見神冠服呵殿越三日囚首械繫哭而言曰爲法官所効流遠方矣君言五郎神者五行之餘氣叢祠荒邨所在有之憑依爲孽每牒付城隍決遣不足煩考治也滁州氓柳某女未笄而美有妖欲取之附耳而語曰以若女子我不然吾能使若女不嫁且大困若柳不應自是行媒議昏輒有蜚



語敗其事數徙居數見逐於主人翁皆妖所爲也行乞至松稅破食以居妖復語曰若今已重困乎何爲不出口許我柳固不肯應化爲蟲入其耳往來噴噉穿穴腦髓日夜號呼求死君篆王帥符授其妻令塞兩耳痛少差柳夢妖爲一男一女泣而言曰相隨十餘年法官欲逐我去將從此辭矣然悉宰兩耳中不肯竟去君怒責城隍甚峻城隍曰彼以耳爲窟穴禽之不能擊之不可盍教王帥好言誘出之許以不死乎君如其言有大蜈蚣出左耳其女擊殺之妖復往

辭城隍曰我固不死幸語禹公勿窮追我亦竟不知爲何妖也王解元獻吉妻病死君爲設醮憑老蒼頭語二子扶媵婢之不虔者三七日夜向午室有風肅然二子見其母從壁道中冉冉出處分家事指某物在某所織悉如平生家人伏聽者環之而泣良久乃去顧生父死將闔棺冀得招魂相見如王氏媪君爲推所生時日曰是且未死也掃室墻戶熾炭盛水北牖各一南戶七中央五東西壁掛桃柳枝七枚硃砂塗之被髮衣皂衣袒臂赤足飛神訣誦神呪越兩時



棺中大呼曰出我出我壬申夏三吳復旱禱於上海嘉善嘉興湖州皆大雨在嘉善雨既降道流竊語曰有雨而無雷何也君方持請雨勘合未及焚雷神就其手掣去震電燁燁遶壇旋擊殺邑令所枷謗法者跪三日不仆余嘗從容問君以幽冥鬼神之故大抵本天心持斗訣物怪人妖生期死限無不洞若指掌其自治用感應篇條例其治人用太微功過格其治神用女青天律治鬼用酆都黑律効妖鬼不効冤鬼祈子嗣不祈官位分別人鬼整比法籙遏惡聳善拔

幽陟明蓋其誓願也君在吳中流聞救効神異就其人證明之皆可信不誣遂并按其所籍記者詳次於篇贊曰昔虛靖天師沒後十六年西河薩守堅遇之於青城山遂相授受所謂薩真人者也君得法於峨眉嗣薩祖而虛靖冥通證明元世祖謂天師之印劔有神明相之豈偶然哉高皇帝卽位首崇正一封號而周玄初鄧仲修咸得召見此皆上述老子下襲張陵有功世教者也儒者不察猥與李孜省陶仲文之徒同類而稱之豈不繆哉余故排纘爲傳俾後之



傳方伎者采焉

王淵生小傳

王淵生陳姓名三恪年十八代其父教授生徒  
樞衣函丈稱爲大師蚤夜力學火燃巾角燎及  
髮鬚煙焰蓬蓬然猶吾伊弗輟也精研訓故博  
綜小學堪輿卜筮壬遁風角家言嘗游京師過  
益津有異風從北來生筮之曰國其有大火乎  
又當有大喪未幾 乾清坤寧兩宮災 仁聖  
皇太后賓天天啓中私告所知曰歲丁卯 聖  
人龍飛國家鼎革水火薄射其猶剝復之交乎

已巳虜薄都城余屬生筮曰虜當自退本兵邊  
撫將不免後皆如其言江陰議建塔君山爲賦  
以道其形勝卽席染翰文不加點繆當時尹孔  
昭皆歎服焉邑志之不修者百年矣刊編鬻翰  
街談里語摭撫收弃旁行側注久之成書名曰  
海虞別乘多所援摭是正雖通人無以易也卒  
年七十有七贊曰生嘗爲余言唐人歌詩皆可  
被管弦先輩知音律猶有歌唐詩以行酒者因  
歌樂天清江一曲之什鼻歛牙豁聲從齒縫中  
出嗚嗚然如發蚓竅坐客皆目笑殊自得也每



別必執手誣諉曰公必傳我余故爲之傳邑里  
之志耆舊者或有取焉

牧齋初學集卷第七十一

牧齋初學集卷第七十二  
傳三

瞿元立傳

公諱汝稷字元立吳郡之嘗熟人也以父文懿  
公任爲郎累官長蘆都轉運使 詔加太僕寺  
少卿致仕公娶徐尚書之女文懿公之喪三年  
不入內徐有通問之奸公叱去之尚書聲勢烜  
赫郡邑吏承奉風旨脅持萬狀親知故舊交關  
游說公屹不爲動則養死士遮道刺公黃金白  
刃交錯衢路覆巢毀室命在漏刻公廬於文懿



之墓明燈讀書門闔不閉指墓前宰木以誓曰  
此吾死所也一日持平交刺謁尚書踞客座尚  
書厲聲詰問生自念亦有所悔乎公仰而應曰  
悔不能刑於寡妻至於兄弟尚書默然而止筮  
仕得臺府散僚廉辨持大體軍餉自府幕給發  
有入官嘗例錢公在中軍府悉謝去已稍遷左  
府故事中府都事出軍士跪逆諸途它府則否  
軍士之跪逆左府自公始也同官與豐城侯爭  
禮執政右豐城公取永樂中儀註以進執政莫  
能難扶溝令以扶宗人被逮嚴旨下部議公爲

刑部郎當具讞請于尚書曰宗人安得佚宗正  
條微服入令庭令自扶扶溝民耳何罪讞上令  
得釋南繕部爲奸商窟穴興作輒倚辦商冒破  
金錢無算公請用兩關榷木榷木不至朽蠹而  
商不得比而爲奸榷龍江關與陳御史共事美  
緝悉歸公帑南都人爲之語曰長御史怕短主  
事蓋公狀短小故云而陳御史者乃益盛稱公  
爲言于大司空朱公遂用推擇爲黃州大守公  
生平念任子一途在于綺襦紈袴之間非國家  
所倚重而其人亦鮮激昂感槩如長沙黃巖者



奮欲一洗之中更家難益自刻勵服官南北投  
分皆海內名士志節慷慨相與引重而公又嫺  
習吏事潔身修行歸本于實用以一任子居閒  
曹人望之如鉅公長者云而黃故羯羗好訟公  
謝絕請託手削爰書大聲誦之琅琅徹堂下訟  
者叩頭服罪傳相教厲詞訟衰止嘗爲詩曰訟  
庭橫高霞質成澹無事蓋其治狀若此麻城令  
不善事上官御史欲彈治之公爭之強遂并鐫  
責公無何徙治邵武中貴人括稅者移檄入郡  
用監臨體公爭之不得遂移病歸卽家拜

太守湖南土官永順彭元錦最強與酉陽冉御  
龍相讎殺而保靖彭象乾者御龍之出也象乾  
失愛于其父欲立其弟象坤元錦助象坤聚兵  
逐之事久不解公移檄諭元錦曰竊聞宣慰悅  
禮樂而敦詩書數奏膚公不自矜伐苟循是道  
先允林世麟之賢聲可跂而及也乃以挾立彭  
象坤一事噴有煩言夫立後自有成法撫按司  
道諸臣孰肯從宣慰而紊國家之法耶宣慰世  
受爵封耳目綦聲色口體綦甘適指揮進退罔  
不如意三州六司之人豈盡勇力才諳不逮宣



慰而俛首聽服哉亦恃國家之法耳終身覆幬  
國家之法而不知法之覆幬我是猶魚之在水  
而不知水之生我也魚不知水之生我蕩而失  
水則雖有鱣鯨之力且制于螻蟻矣人不知法  
之覆幬我縱而敗法則雖負富强之盛且罹于  
僇辱矣宣慰自恃富强謂朝廷莫如我何宣  
慰目計孰與寧夏之唃與播之楊氏哉唃拜以  
降胡數立戰功歷位總戎遂有驕色既而鄭經  
略行邊以其子承恩隨軍承恩視邊城諸軍皆  
出其下歸益驕先是歲一日有雀集拜之左肩

旋而右繞者匝匝凌雲而翔拜喜語人曰煙霄  
遐舉此其徵乎及寧夏兵亂衆欲推拜父子則  
先歲雀翔之日也于是乃逐亂軍爲變寧夏城  
與虜僅隔一後衛守後衛者爲蕭如薰楊司空  
之婿也狀貌如婦人女子拜遣驍將唃雲往攻  
之楊司空女力贊其夫誓以死國如雲勇而  
前以一矢斃雲拜爲奪氣拜父子卒就屠滅雀  
集之祥可知已矣以拜之強倚北胡之援而一  
荏弱少年與一翠帷砥室之女子竟能當先而  
挫其銳天下事何可易量乎宣慰之強不過唃



拜敵國之援不如強胡職司楚地者又豈乏一  
弱將一女子哉竊爲宣慰危之也噫拜事尚在  
北隅播州之役宣慰嘗馳兵而與之角矣往者  
萬人喪者八千蓋十不存二其強豈後宣慰播  
地之險且廣又孰與未順也安疆臣九域土司  
之冠也以女女應龍子豈不念其親姻而從大  
軍共滅應龍計一失足於應龍且與應龍同禍  
故忍情決愛以圖自保也今宣慰釁端尚淺翻  
然知悔白圭可全若不良圖而逡巡護前噬臍  
無及竊爲宣慰惜之且宣慰所以甘心象乾不

利其立者以象乾 酉陽所自出慮其合而厄  
也宣慰一出師而象乾僅以身免酉陽疆土亦  
日蹙其無奈宣慰何亦已明矣重虞易與之鄰  
國而忽視不可干之國典不亦異乎昔尉佗決  
計于陸賈而彭寵失聽于朱浮豈賈浮之言有  
善不善哉兩人之聽異也宣慰誠能聽本府之  
言尊國家之法保靖立後一從漢法請力任其  
無咎不然宣慰所樹碑家廟以播事垂戒子孫  
後事之師豈遽忘之也元錦捧檄泣曰太守生  
我矣遂解兵去不敢逐象乾而元錦所題詩句



流傳巫黔閒語頗不孫又匿彭勉忠數人不聽  
出當事者欲窮治之公謂元錦用命不用命關  
係國體詩句有無不足問彼既用命又欲窮治  
其用事之人恐威損而法不行管仲相齊下令  
于流水之源今下而不察下之所未必從非行  
令之術也後先奏記數千言保靖永順酉陽三  
司事乃大定亡何勦紅苗之議起公上議兩臺  
曰苗地接楚蜀黔三省當楚蜀者晏然無事寇  
盜竊發卒歲不過一二舉黔視楚蜀多苗警邇  
年頗寧息今茲之釁實起于黔總戎陳璘蓋黔

有食糧熟苗龍惠大種苗也居小橋頗爲部落  
所歸中國羈縻之假以指揮服色總戎初至遽  
革其糧苗警日起總戎以爲皆惠也二月總戎  
使健步王仁續至惠寨仁續淫苗婦惠并苗婦  
殺之白狀于總戎總戎誘惠殺之盡滅其家五  
月復殺其弟富夫漢法民姦人婦女者并殺其  
婦則勿問惠故奉漢法也又以白總戎何至殺  
惠而滅其家乎釁起如是曲在我矣奉詞討之  
不亦難乎據沈洋之疏謂其地徑不過百三十  
里則自方四計之五百二十里圓三計之亦三



百九十里況其地勢與南越同真有如劉安所稱山川要塞相去寸數而閒獨數百千里者未可以幅員程計者乎四五百里之內其人奚止數十萬上下山險若飛履茨棘嶄岵跳躍如猿猱方跳躍時以一足蹶張背手傳矢往往命中掉鎗以衛弩執弩者口銜刀而手射人度險能整退必設伏此苗之長技也而其性好獨居阨守不能遠攻今若盡殲其類則彼將聚而救死會長無樂生之心部落有必死之志以數十萬之衆據四五百里不可測識之山川我未可以

速得志也我國家征苗之師宣德六年興師至十二萬而都督蕭綬最稱勇略綬馳師池河入苗心腹之地屯田藝圃以示久畱諸苗震悚綬受降設堡而退正德之師二萬三千嘉靖中興師如正德之數旣復益萬餘而殺傷亦略相當國家之不盡殲苗也亦愛苗而不攻乎抑亦窟穴遐僻道路阨塞未易窮討乎二祖創業垂統凡夷漢雜居之郡縣必名之羈縻蓋取漢虞詡之言欲臣子顧名思義知懷柔撫綏之道也今乃橫席中國強大興無名之師括杼軸皆空



之財供組練不貲之費勞瘡痍未復之衆攻往  
古不臣之夷苗之所結怨一人我之所騷動三  
省背夷二祖之訓貽兆姓之憂失策甚矣爲今  
之策惟令各哨堡傳諭苗長其不願助龍氏爲  
亂者人自首與之劄諭以攜其黨而誅其不用  
命者苗自縛渠魁以獻餘悉赦勿問即使一偏  
裨提千若百人往足辦矣不然贖武興戎兵連  
禍結國家之患吾恐其自勦苗始也議上事得  
寢溪峒蠻夷難擾易亂不當以漢法治之流官  
治夷又不能一切循漢法生蠻夷心而卒以糜

弊國家永順紅苗兩役微公其不爲播事者幾  
希公以一郡守削赤一牘再弭疆圉大故曲突  
徙薪之功世故罕有能明之者也貴陽按臣欲  
以四衛屬黔及復設沅州總督川湖貴都御史  
公條上其不可狀公守辰猶能抗國家大議以  
郡守譏駁御史去今才十年餘耳長蘆鹽政日  
弊公以都轉運使往治風清弊絕汰潞藩食鹽  
之艘蠲商人落地之稅皆與中涓文移往復力  
陳利害乃著爲令歲大侵議興工作浚利國濠  
六十里興國河八里事舉而民不害是歲上計



京師舉清廉異等庚戌春病甚上疏乞骸骨卒  
於滄州之官舍福清葉公聞之亟言於銓部覆  
請加少卿致仕公熟習國朝掌故留心於人才  
政術自分宜江陵以來朝著變更黨論錯互抵  
掌而談若數一二居恒謂代無全人人無全是  
黨人無補於漢世而宋賢有辜於新法其所與  
游多當世名士以道學氣節相題目者然公之  
持論若此於書無所不闕考訂異同箴砭踳駁  
援据蒐討不窮極源流不已博綜釋典酷嗜宗  
門諸書手撮其玄要者爲指月錄自言每一點

筆如一餅一鉢從諸耆宿於深山古木之間其  
樂無以逾也痛疾狂禪於顏山農李卓吾之徒  
昌言擊排不少假易中吳管登之先生講三教  
合一之學公納履稱弟子晚而與先生論學則  
曰無問學儒學佛學道苟得其真不妨喚作一  
家貨否則爲三脚猫終無用處先生表章石經  
大學公考覈爲僞書作質疑以正之曰不直則  
道不見弟子事師當如此也公少好辭賦遘難  
時作松聲賦以自廣邵武歸作武夷雲鶴二賦  
爲時所稱五言選體及佛乘碑版之作尤富有



集十四卷贊曰公嘗效鮑明遠作行路難十八首其自序曰少侍先文懿遊兩都長罹多故既以下寮服政中外預聞游世得失之端湍峻之隱請骸未遂閉閣多暇言念昔吾真遊羿之彀中乃今謝事可幸免夫援筆寄感遂如鮑章數讀公之詩與其所以自敘者文人之心與勞人之志其可以想見已矣公嘗語余古今政治名實參半如朱子嘗平倉亦虛名鮮實用欲論著之未果余爲公傳述其論永順紅苗事詳著於篇俾後世得以覽觀焉

顧仲恭傳

顧大韶字仲恭嘗熟人也父雲程升神廟時爲南京太嘗寺卿仲恭與其兄大章字伯欽孿生子也連袂出游人不能辯其少長有張伯皆仲皆之目伯欽舉進士奉使休沐顏面膚腴衣冠騎從甚都仲恭老於書生頭蓬不櫛衣垢不澣口不擇言交不擇人潦倒折拉悠悠忽忽每引鏡自詫曰顧仲恭乃如許仲恭少治詩義專門名家竟陵鍾惺定爲本朝第一長益肆力於學問六經諸史百家內典之書靡不亂其津涉啓



其鈐鍵而其所沈研鑽極者詩經三禮莊子也  
其讀書也一覽卽了大義通明指歸又不憚穿  
穴訓故用以會粹異義剝削隱滯一以爲通人  
碩學一以爲老生宿儒蓋兼而舉之也其論詩  
以爲詩有齊韓魯三傳毛傳出而三家廢鄭箋  
時與毛異唐宋諸儒多與毛鄭異朱子盡埽毛  
鄭槩以鄭衛爲淫風世儒皆知其繆其尤踳駁  
者則不取義之興也旣不取義矣又何興乎又  
有全不會小序之意妄自刪改者伐木之序曰  
燕朋友故舊也自天子至於庶人各有不須友

以成者此篇乃答上篇棠棣之意雖燕親戚而  
以朋友爲重棠棣譏雖有兄弟不如友生此言  
人不可不求友生至於父舅兄弟亦當以酒食  
相親洽也朱子取小序首句而刪去下二句則  
直以父舅兄弟爲朋友矣其可通乎鴛鴦序曰  
刺幽王也古之明王交於萬物有道自奉養有  
節焉朱子直注云鴛鴦于飛則畢之羅之矣君  
子萬于則福祿宜之矣夫鴛鴦之懼畢羅此豈  
吉祥善事而以興人主之福祿乎此二章乃一  
正一反以爲諷諫于飛則畢之羅之在梁則戢



其左翼明動者之有災靜者之无咎也周自昭  
王南征而不復穆王西征而徐叛自此以還以  
巡狩爲危事故卜征五襲吉而後行此所謂交  
萬物有道而詩人以爲諷也正與魚藻王在在  
鎬飲酒樂豈同義一吟詠而知非盛世之詩矣  
此之不解豈所謂以意逆志者乎今欲刊定一  
書當用毛傳爲主毛必不可通然後用鄭毛鄭  
必不可通然後用朱毛鄭朱皆不可通然後網  
羅羣說而以己意衷之嚴粲詩緝作於朱注之  
後獨優於諸家而大全之作敷衍朱注一無發

明用覆醬瓿可也其論禮記謂自宋以前爲禮  
經之學者惟知有鄭注孔疏康成以耆德雄辯  
壓折千載穎達依阿其旨無所是正自宣和有  
好古之主于是三代器物閒出於墟墓伏匿之  
中學者援以證漢人之多謬而陳氏之集說出  
焉未有集說以前學者之患在于疑而不能明  
既有集說以後學者之患又在乎明而不能疑  
不可以不深維而自得也其論周禮則地官之  
原隰羸物小司徒之上中下地以及鄉師鄉老  
州長之名秩春官大宗伯之天產地產春官之



世婦夏官馬質之旬內外司燿之出火內火冬  
官之量豆擅案以及匠人營國皆援經摭傳考  
古徵今以訂補注疏之疏闕而小戴記是正者  
尤多其辨五帝世繫曰康成千載儒宗而惑溺  
緯書王肅引經據傳用以難鄭惟五帝世繫則  
康成紕史記本紀而取春秋命序曆最爲有見  
王肅據家語五帝德以闕之斯爲繆矣五帝德  
篇太史公採爲本紀謂黃帝少典之子也正妃  
嫫祖生二子一曰玄囂是爲帝嚳高辛氏之祖  
二曰昌意是爲顓頊高陽氏之父帝嚳生堯及

稷契顓頊生鯀鯀生禹自黃帝至禹皆同生而  
異其國號夫三皇五帝之事若存若亡詩書之  
傳所不載閒可推尋則必於左氏內外傳求之  
左傳郟子之言曰炎帝以火紀故爲火師而火  
名黃帝以雲紀故爲雲師而雲名少昊氏之立  
也鳳鳥適至故爲鳥師而鳥名自顓頊以來乃  
紀于近繇此言之則少昊在黃帝之後顓頊之  
前明矣今本紀五帝不數少昊而直曰黃帝崩  
其孫昌意之子顓頊立則將置少昊于何地乎  
或又曲爲之說謂少昊卽玄囂玄囂號曰青陽



而少昊號曰金天迥然有金木之別其非一人可知且玄囂若立爲帝豈容降居江水或又曲爲之說謂少昊卽少典如是則反爲黃帝之父矣黃帝與炎帝戰於阪泉克之而代其位何容炎黃之間更著少昊其必不然者一也孟子曰天下之生久矣一治一亂五百年必有王者興左傳曰九州之險是不一姓此乾坤消長剝復自然之理也少昊氏之衰也九黎亂德顓頊乃命重黎絕地天通顓頊氏之衰也共工氏霸而不王帝嚳伐之而序正星辰皆其子孫失德衰

敗而異姓代興若黃帝之後卽少昊少昊之後卽顓頊顓頊之後卽帝嚳數百年嘗治不亂則九黎共工安所廁足於其閒其必不然者二也古者帝王革命必改正朔易服色殊徽號異器用繼世而有天下則否若少昊顓頊帝嚳親爲黃帝之子孫而儼然革命更姓改物視其父祖如興王之待勝國則悖德已甚矣其必不然者三也凡左氏所云高辛氏有才子帝鴻氏有不才子者皆歷代帝王之苗裔耳受氏之後雖數十百世亦曰某氏非必指其身也而讀者不察



以鯀爲顓頊之親子以稷契俱帝嚳之親子于  
是竹書紀年謂鯀一百九十歲而誅推其受命  
治水之年蓋已一百八十一矣堯之禪舜舜之  
禪禹大約在九十左右寧有一百八十方膺重  
任者八十九十曰耄有罪不加刑焉寧有一百  
九十而置大辟者堯未舉舜之先書稱百姓昭  
明庶績咸熙稷契果親弟八十年而不知堯豈  
若是之愚而羲和四岳諸臣蔽賢焉若是哉其  
必不然者四也命序曆之言曰炎帝號曰大庭  
氏傳八世合五百二十歲次黃帝一曰帝軒轅

傳十世一千五百二十歲次少昊曰金天氏卽  
窮桑氏傳八世五百歲次顓頊卽高陽氏傳二  
十世三百五十歲次帝嚳卽高辛氏傳十世四  
百歲此康成所据以紬本紀而予亦深信不疑  
者也黃帝壽三百歲後九世合得千二百二十  
年或亦有之或一卜字爲衍文闕疑可也康成  
信緯書莫失於六天之說謂天皇大帝等俱有  
名字而後世乃千載遵用莫得於帝王世數之  
說而後世絕無信從者以此知人心不同衆言  
淆亂而好學深思者之寡也陳壽蜀志稱秦宓



見帝系之文著論以明其不然今其書不傳而禮記疏中載孫炎駁王肅聖證論文多散佚予乃彙合傳以已意作五帝世系辨其餘如正蘇明允太玄論駁蘇子繇洪範五事說辨李翱五木經縱橫浩汗不下數萬言而謂太玄可以不作欲追廢桓譚張衡于千載之上吾未之敢許也仲恭論經學于近代少可惟推武林卓爾康十五國風論以爲通儒爾康勸仲恭著書垂後仲恭復之曰古人之書汗牛充棟吾輩雖勤學者尚不能十窺二三况吾輩之才學遠不逮古

人而後之學者其勤又未必及吾輩縱復有惠施之五車其誰傳之又曰春秋以前作者之事備矣雖有聖人但述而不作宋元以來述者之事備矣雖有志士但當誦而不述爾康無以難也慈谿馮公元颺按部海虞造門修謁請所著書仲恭亦以斯言謝焉晚而語余吾欲將十三經諸子墜言滯義標舉數則勒成一書竊比於程大昌演繁露王伯厚困學紀聞庶幾可以謝諸公及吾子矣易簣之前繕寫所箋詩經禮記莊子俾其子屬余今所傳炳燭齋隨筆是也仲



恭自負才敏傑然有志於當世衰晚病廢志意  
約結作爲文章以自慰諭嘉定程孟陽稱之曰  
李文饒之流也作竹籤傳曰竹氏之興蓋顯于  
禹益之世至周浸盛有名策者與端木氏之名  
方者齊名竝以強識聞方專史職而策好博小  
物爲人修直無頗帝命與投鉤氏互司利事市  
民之分貨財不平者咸質厥成又善事鬼神神  
降言必憑焉巫覡莫及也其族初在遼西令支  
齊桓公伐山戎斬孤竹乃遷中土漢帝將立后  
未定侍臣請決之策帝不能用晉武卽位問世

數策對以一舉朝駭愕相顧咎策失言策不以  
屑意然其言卒驗後更名籤仕齊梁閒爲諸王  
保傅久之罷去入唐爲陳武烈帝大祝傅帝意  
作韻語簡奧類焦贛易林入宋復辟江東神幕  
更爲長句俳俚通俗關壯繆侯之改諡武安王  
也倚勢辟之王甚神聖得籤佐益著盼蠻明興  
爲王立廟京師正陽門命籤典謁凡士之求官  
位者商賈之求奇贏者吉凶利鈍無巨細皆謁  
王王倦于酬對穆然無言目籤使以已意答之  
籤受命如響巧發奇中萬曆閒名浸盛太宰聞



而賢之薦于朝命入吏部貳文選郎事先是選郎多黷貨或巽懦狗請託有賢自好者避怨譏嘗惴惴衆推籤廉平遂以選事委焉每朝廷有大選選郎第按故事注品官其地之遠近善惡劇易與人宜否一決于籤太宰據籤所定成奏上之天子天子輒可其奏內外無閒言籤亦喜自負浸以驕泰入吏部堂立太宰下挺然無所屈居嘗慷慨大言堯舜以後代無真人使我得行其道無懷泰豆之治何足云哉或問曰予道已行矣又何閒焉籤曰未也鄉會試之榜翰林

科道之選皆本朝所重也數者我無一與焉悉以畀吾吾志快矣士之失職者傳其語爲口實舉朝爲之不平于是臺省交章劾籤怨望宜下法司訊天子曰籤忠臣也下法司且死將廷鞠之期日命籤聽于朝公卿以下咸集遣司禮太監詰籤汝以小臣與聞大政分已踰矣猶懷怨望何也籤曰臣何敢怨望哉臣見中朝貴要人共爲欺罔以誤主上受主上深恩不勝孤憤故發此論耳主上試面詰在廷諸臣吉士之選不以貨取乎科道之選不以夤緣進乎吏部之有



頂首科場之有關節不累見白簡乎使臣爲政  
縱賢愚同貫何至繆盭若此宋歐陽修知貢舉  
惟朱衣之言是聽夫朱衣第善點頭耳臣乃善  
爲詩四五六七言皆如宿構使修復知貢舉舍  
臣無與共事諸臣自視何如修乃毀譽臣耶于  
是公卿以下同詞奏曰籤侮朝廷輕當世之士  
無人臣禮且籤在吏部縱吏胥納選人賄上下  
其手籤陽瘖不問詐爲愚忠實敗國事罪當誅  
籤曰敗國事者非籤也諸臣縮結吏胥共爲姦  
利百方賣臣臣踈于簡下理宜有之書曰宥過

無大刑故無小臣之見賣過也諸臣之賣臣故  
也主上以爲罪宜誰坐且臣本山林人自虞夏  
以來修身數千歲廁迹巫覡祝史之間隨俗上  
下主上特簡臣佐吏部臣豈有心求之哉臣不  
飲不食無妻子之累得賄將焉用之主上若以  
臣爲不肖卽日解臣吏部職聽臣仍歸武安王  
廟得死所矣臣謹伏階下以俟太監以狀聞天  
子曰吾固知籤忠命還部掌選事如故籤知世  
不容忽一日棄官遁去莫知所終或曰觀音大  
士挈以歸淨土云野史氏曰古之司銓者權氏



敬氏皆名能其職權氏善低昂人錙銖無所假  
類非長者敬氏好面詆人醜恨者至欲撲殺之  
明哲保身吾有憾焉固未若籤之虛已御物德  
怨兩忘也或疑籤蓋巫祝之流不宜在廊廟是  
殆不然太戊以巫咸爲相成王侯卜正于滕巫  
祝又豈可賤簡哉籤遭逢聖世致位津要蟬脫  
穢濁以全其軀詩曰逝將去女適彼樂土嗚呼  
賢矣又後虱賦曰李商隱有虱賦陸龜蒙有後  
虱賦李止譏其齧臭未盡其罪也陸更賞其恒  
德則幾好人所惡矣作又後虱賦以正之仁不

害人義不穿窬傷人及盜漢法必誅二罪并發  
乃在濡需請數其惡始服厥辜昆蟲之醜實繁  
有徒與人相適損益各殊蠶絲蠶蜜翻効勤劬  
絡緯促織蜻蜒蟋蟀螢飛蝶舞助人爲娛若斯  
之倫固不可無鼠婦蚰蜒穢我階除胷庭網戶  
蠨蛸蜘蛛螻鳴于土蚓歌于塗怒臂螻螂祝子  
蒲盧撲火役鬼投燈煎軀煖產竈馬羶聚玄駒  
地鼈蝸牛負蟻推車總屬堪憎無傷于吾若斯  
之倫聽其所如爰有白蟬善齧吾書蠹侵嘉樹  
蛀耗米珠蝗螟蝻螻螻螻嘉種是鋤醯敗于蚋肉敗



于蛆飛蟹蝕柱青蠅浣裾是皆吾讎害未剝膚  
情在可宥我咸赦諸蠱尾惟蠍鉤牙惟蛛蠖蝮  
似域玄蜂若壺蛭縮如槌蚝行蠕蠕守宮壁鏡  
藏毒不虛凡彼蜚螫可辟可祛有犯則殺固難  
盡屠蛔蟻匿胃蚘蠶潛膚我欲除之無形可剗  
蚊恃矯翼蚤憑輕軀我欲捕之轉盼而逋若汝  
虱者何能爲乎形眇一黍質無半銖或入吾禪  
或托吾襦旬日累代繁孕而居黑食頭垢白吮  
身腴爾類日肥我貌日癯譬焉見察循絜鑽祕  
既貪且懦既鈍復愚肉食之鄙曾莫汝踰湯沐

既具汝命難紓罪在不赦慎勿怨余虱聞斯言  
匍匐俯伏靜聽譴訶祈緩沸沃傾耳察之杳無  
聲觸齋心以聆若訴若哭號物萬數惟天並育  
蠢動含靈誰非眷屬身今布施千聖軌躅嗟君  
之量何其褊促我食無訖我啜無菽天賜我餐  
惟血也獨我首無角我喙無啄縱啞君肌何遽  
爲酷君何不廣請觀朝局聞諸高君吾友有六  
皆錫天爵皆賦天祿榮妻任子亢宗潤族吸民  
之髓蒙主之日僨事無刑廢職無辱嬉遊畢齡  
考終就木我羨我友飛而擇肉我罪伊何太倉



一粟君欲我誅盍速彼獄我聞亂言怒髮上矗  
最爾微蟲寧望禽畜積汝億命不比奴僕敢擬  
朝士騰茲謗讟卽汝明刑豈止湯沐繫之以髮  
懸之于竹細篠爲弓繡鍼爲鏃弦絲射之一發  
洞腹尸諸棘端以爲大戮仲恭焚棄其稿自定  
爲二十二篇此二篇最善贊曰余壯而始與仲  
恭游每舉韓退之評柳子厚勇於爲人不自貴  
重以相磨切已而讀班史至陳遵謂張竦與原  
涉應客之言未嘗不爲反復流涕也傷仲恭浮  
湛里閒所謂親見楊子雲祿位容貌不能動人

其文章議論將久而不傳故採擇其可觀者著  
之於篇葉適敘陳同父之文曰使同父晚不登  
進士則終爲狼疾人而已矣仲恭亦云嗚呼悲  
夫







馬橫絕教場使者怒命與材官角射執弓腰矢射九發連九中中輒一軍大呼以笑長揖上馬徑去使者不懌而罷縣西龍潭絕壁下瞰公指曰誰能下此潭不足縮者乎同游者謾應曰能再問之如初趣舉手推墮之鶩沒泗水僅而得免旁人皆攝驚公談笑不改色人以此異之萬曆癸卯與應山人楊漣同舉於鄉以功名節義相期許盱衡抵掌視舉世無如也甲辰舉進士選翰林院庶吉士高陽孫少師以史官同館性嚴重不可一世士獨推重公公在館中語則矯

尾厲角坐則掀髯搖扇視館閣諸公低頭緩步暖姝相向恒自笑不自禁也居七載出爲吏科給事中又神廟靜攝日久朝政隕弛公上封事言近日國事無內無外無大無小釀成一片虛泡世界如蠹在樹中風起則摧耳方今民窮餉竭虜橫兵疲大小臣工兵農錢穀之司日夜講求猶懼不給言官舍國事而爭時局部曹舍職掌而建空言羣天下盡爲一虛套子所束縛輦轂之下京營之兵馬入衛之班軍戶部之錢糧皆有費無用有名無實種種弊蠹動曰舊例不



省是貴太祖高皇帝之例耶亦成祖文皇帝之例耶敝蠹日積汙襲爲嘗有作意整頓者不曰生事則曰苛刻事未就而謗興法未伸而怨集何怪豪傑灰心庸人養拙付國家事于不可爲乎臣請陛下嚴綜覈以責實事通言路以重紀綱別臧否以惜人才臣所言者不過老生嘗談能真實舉行未必非對症之藥也公旣扼腕時政又數爲上條奏故江陵相所以修整初政督課名實者慨然欲有所建置疏屢上不見省部黨角立如敵國不相下一無所附離每

有封駁恒兩非之其大指務在破私交絀黨論矯時救弊愛惜人才而已居六載出爲廣東按察司副使分守惠州惠獄多寃結桡一連十累歲不得決閉門周視案牘期旦日會堂下據案呼囚明舉其刑書云何據凡決遣獄成於手中奄忽如神嶺表多盜賊勢豪家通行爲之囊橐盡知根株窟穴所在用沈命法分行收捕窮治所犯卽時伏辜由是盜賊禁止惠州豪沈烈女於水禽得就烈女死地撲殺之瘞其女於蕭烈婦墓旁賦詩刻碑以識焉宦家子依倚父勢恣



爲奸利禽治之不可得使人曉諭其父若欲其  
子出而生乎抑匿而死乎其父大寤聽其子就  
理命寃民如牆而立占人田園若干攫金錢若  
干擄子女若干甲乙丙以次質對盡反其侵掠  
則縛狼子痛箠之曰用以謝鄉人并以謝而父  
也卒自刮磨爲善士公爲吏精於吏職發奸擿  
伏厲使彊壯逢蠹氣類趙子都奮髯抵几罷斥舒  
緩養名類朱子元賞罰分明見惡輒取類張子  
高仁心爲質不務近名扶養元氣執持大體則  
漢吏弗如也海寇袁八老掠潮殺守吏潮非公

所部自請往勦嚴兵扼海道絕饋運斷樵汲散  
免死牌數千首服者接踵八老窘迫乘潮夜遁  
乞降於閩公督學山東八老率舟師援遼謁公  
于登公語之曰海上之役不得望見顏行今何  
以在此八老泥首謝曰畏公天威是以走閩今  
日敢不爲公死乎公文人不便武事其爲劇寇  
畏服如此其視學閩略教條謝絕請寄考課之  
暇進諸生而教誡之賢者降階執手重以慰籍  
不類者嚼齒唾罵申以榎楚諸生始而駭中而  
服久而歌思頌慕咸以爲師保父母也充富人



謀并隣生園廬使二盜要諸叢薄中猝搏而殺  
之有司以盜抵罪公曰是所謂功意俱惡者也  
人止一命而盜無兩死今度主使而論盜扶同  
殺士衆口謹譁五月不就吏并用柱後惠文彈  
沿耳逮至一訊而服遂以重論而二盜坐前案  
論死天啓元年召入爲通政司叅議遷太嘗寺  
少卿三年擢都察院僉都御史巡撫南贛丁母  
憂歸里未幾而逆奄之難作先是 神光二  
廟相繼登格 先帝幼冲楊漣爲兵科都給事  
中叅預顧命建白移宮及爲副憲案劾逆奄魏

忠賢罪狀羣小嗾奄興大獄逮漣考死言官擿  
舛漣黨以公爲首指漣就徵日公往送執手慟  
哭誣公在省中受取賕賂牽漣卽訊當是時鈞  
黨徧天下銀鐺之使四出公自分旦夕逮繫而  
獄久未決每呼憤頓足曰我何渠不如野貓頭  
致奄黨忽忘我耶野貓頭者公與漣平居相爾  
女之辭也已而歎曰主少國危朝家事壞於璫  
兒媪息之手刺血草奏大呼 二祖 十宗之  
靈撼承天門慟哭引歐刀自剄北闕下男兒死  
耳肯低頭駢首作圜扉中一片血耶短衣襤被



從兩蒼頭跨馬北上親知股栗莫敢過過信陽  
故人王思延止之曰壯哉遂與子長別矣強爲  
我少留痛飲信宿而去越翼日邸報至坐追贓  
遣戍思延笑謂公可以歸矣跨馬復返據鞍却  
望鞅鞅如有所失也 今上卽位召還以原官  
巡撫甘肅甘鎮孤縣虜中絕餉七閱月套虜土  
魯多蠻犯塞軍無見糧公鈞校邊吏邀勒淮南  
中鹽引悉以給商一日得鹽引銀三萬兩有奇  
戰士宿飽一軍謹呼乃爲三覆以待虜遣羸卒  
數百人領羸畜數羣駐牆內虜入卽反走虜略

取羸畜逐北深入總兵楊嘉謨部前鋒迎戰虜  
驚將從間道闌出則二覆起邀其後礮弩齊發  
公親率標兵夾擊虜大敗斬首虜凡七百餘級  
生得銀定酋王子綽木素降六百餘人悉分隸  
爲精騎甘兵以此益強明年春虜復大入病痢  
大黃山下枕籍相望諸將請掩捕之得首虜數  
千中封賞率公曰鄙哉用是得侯何不武也遣  
譯人宣諭朝廷威德乞沙蹟地活汝慎無恐踰  
月虜病瘳望邊城搏顙涕泣引去虜酋小王子  
入謝公返其金王取所貢矢與諸將耦射十射



皆貫革矢矢相屬虜嚙指曰真吾父也烏程用  
閣訟攘相位公在鎮檄手罵詈數飛書中朝別  
白是非烏程深銜之思中以危法已已冬奴兵  
薄都城公奉入援詔即日啓行虜踞峽口峯瞭  
大兵盡東合海虜窺河西公命援兵分五道肅  
州高臺兵從西北而東涼莊兵從南而北伏賀  
蘭山西徼虜歸路大兵會水泉峽口腹背掩擊  
虜再戰再北斬首虜八百四十級我師遂東而  
總鎮兵先譁於塗公駐蘭州盛陳兵塞諸隘口  
下令盡赦脅從斬首亂一人以首虜論賞夷丁

莊哈傑等斬五人以獻公叱曰首亂者四人安  
得五也賞四人扶一人一軍皆喜曰吾屬無憂  
矣甘鎮去都門七千里師次邠州奉詔還鎮  
已又趣入援紆迴往還又數千里師行半年始  
至本兵希烏程指劾公逗留欲用嘉靖中楊守  
謙例殺公保鎮三百里甘鎮七千里保以先至  
論功甘以後期論罪上心知公材憐其枉部  
議力持之乃命解官歸里久之烏程當國豪宗  
惡子嗾邑子上書告公烏程從中下其事中朝  
明知其滿調忌公才能借以梏公公自是不復



起矣公爲人忠誠樂易光明洞達遇顯貴人不  
摳衣奉手亦不爲崖岸斬絕遇後門單士不爲  
翕翕熱亦無所施易剛腸疾惡面折人過如矢  
激弦一往輒發憐才好士賑窮急難雖讎人怨  
家片言誶諉輸寫心腹未嘗有纖毫芥蒂也家  
居門無重閉室無典謁殺雞飯黍賓客雜坐笑  
語誼闡几案狼籍小夫孺子乞兒販婦冤憤赴  
愬直入坐隅公召其所與交關者往復譬解平  
亭曲直務使得當而止縣中桀黠奴與奸猾吏  
盤互漁食閭里閭里冤結者不之有司而之公

公必禽治痛折辱之列其罪狀付守令案伏其  
辜不得以勢力變詐自解由是華門圭竇倚爲  
司命勢豪側目視公亦不能不爲絀服也縣阻  
山多盜皆奴吏爲淵藪盜連發不得得卽妄引  
平人連染株送盜得不窮竟公曰除盜莫如除  
窩除盜窩莫如除勢窩具得其主名區處責問  
游徼尉卒令壹切受署勢家有首匿者自領尉  
卒搜捕又不得則發蒼頭健兒裹糧與俱追逐  
數千里外無有遺脫驗服輒折其兩足縛送所  
司俾不得受賄縱舍羣盜搖手勿復過麻城界



自送死也流賊起秦隴躡豫楚蔓延光黃閒公  
告戒守令勿去有我在用軍法部勒材官鄉人  
子弟僮奴警巡迺遠偵探援兵登陴所畜養贛  
兒數百人馬正兵備出戰收無籍惡少爲游兵  
資應援一叅將領辰兵護關廂南贛大砲東粵  
紅夷砲架樓櫓募獵戶操藥弩矢分伏關隘城  
沈莊別墅濬渠漸具蘭石渠答與縣治犄角警  
急親領家丁跨馬巡徼黑夜往還數十里守者  
恃以無恐乙亥二月賊乘夜遶城而南不敢逼  
自是賊游兵相及不敢犯麻城者八年獻賊投

牒乞撫稱西營張獻忠每過城東指穀堆山相  
戒勿近沈莊西陞兵所在焚掠過沈莊必斂兵  
免胄稽首而去鄉人入保者益衆名其堡曰保  
生蔣花之圃養魚之陂皆斥以予民誅茅結廬  
鷄豚成社所全活數十萬人兵後凶裁振廩貸  
粟又全活數萬人公以士大夫失勢家居卒能  
枝柱劇寇保全江漢以其至誠惻怛急病讓夷  
一腔熱血夙爲鄉里士民所傾信也官兵日暮  
行劫東山寨礮石傷二騎羣噪周侍郎第登其  
屋將焚焉公至厲聲叱曰奴輩三百人欲反耶



吾遣家丁縛汝如搏兔耳一軍皆聲喏擁公馬  
抵沈莊聽處分而去邑子董環據東山巴河聚  
衆且數萬郡邑恟懼公折簡召之曰環敢不來  
乎環至竿其首衆卽日解散其呼吸應變不動  
聲氣皆此類也公聽勘久之敘甘鎮前後功加  
級廕一子忌公者盈朝卒不果用辛巳八月十  
三日發病卒享年六十七歿之日里人皆巷哭  
每歲誕日聚哭於墓者數千人向受公鑄責者  
無不行哭失聲公嘗言吾於天下有三友虞山  
如龍應山如虎臨邑如象臨邑者故大司馬王

洽也與同邑陳侍郎以聞好應山初歿語陳曰  
昨會見野貓頭來陳駭曰何謂也公曰日午時  
忽見於竹亭篁籜閒狀貌如生把余臂語曰血  
書中未盡之語汝爲我證明之言訖而歿所謂  
質諸鬼神者耶公卒之年先喪其壯子二孫才  
成童今又弱一个焉其行事將日就湮沒後死  
之責也乃据其門生萬延行狀且與其從弟惠  
連念殷訪求其遺事作公傳庶國史有徵焉  
贊曰崇禎初客或語予曰政將及子滅奴盪寇  
策將安出余曰用孫高陽辦奴用梅長公辦寇



天下可安枕矣未幾余坐譴罷已巳以奴警卽  
家起孫公當關三年旋放歸又七年公殉節死  
而遼事不可爲矣長公罷鎮里居賊八年不敢  
窺麻黃長公歿後二年癸未三月獻賊陷麻城  
戒勿犯梅氏持羊酒祭長公墳羅拜而去

張進諫傳

張進諫萊州人也萬曆中麻城梅公克生以御  
史監寧夏軍討哱賊進諫以小較隸麾下親隨  
執槩不去左右賊被圍急我師決堤水灌城賊  
詐降請縋城見監軍皆及濠稽首而退許朝揮

刃踰濠將及公公披襟當之朝內刃下拜當是  
時朝相逼在十步內進諫色動公眈止之進諫  
退曰主在此使賊好去進諫握兩拳欲腫矣公  
每夕變服爲迺卒周巡城壘昏黑中辨人影相  
隨必進諫也夜有零賊取食他堡一軍空營逐  
之公起巡營見帳下一人植立則進諫也公問  
胡弗往進諫曰軍中昏旦多警敢逐一首一級  
俾主公懼然獨夜乎城下之日制府縱軍大掠  
金珠委地進諫獨持一槩從公就道制府疾監  
軍并絀進諫功陞黑溝鎮撫梅公嘆曰吾雖不



爭功不能不慙于進諫也且死以屬其弟子長  
公長公官諫垣抗疏爲進諫伸雪有詔錄用未  
幾而進諫死進諫膂力絕人躡捷如飛鳥以二  
食指按屋簷擲身空中騰躍數迴瓦不墜裂亦  
無磕撞聲拳擊牙旗石磴火迸石裂屑飛數丈  
數十人持刀梨環刺進諫赤手盡奪羣械敵亦  
不受傷跳躍上馬橫側鞦韆下上馳驟見者目  
眩善料敵偵報賊出沒不差晷刻陷陣先登多  
獲首虜及上功粥粥若無與者卒伍索首功輒  
分與之梅公歿拊膺慟哭曰進諫自今無死所  
矣嘗與壯士劇飲長安市中酒酣譚少年擊石  
事進諫曰吾老矣貧不辦飲噉氣力差減尚當  
爲諸君試之揮拳擊巨石石碎如粉兩眦皆裂  
血出如注不數日卒

贊曰寧夏之役梅公功高賞薄將士血戰者皆  
不得敘如進諫者可使其無傳哉梅公晚自號  
雲中老子老子嘗言寧夏諸賊皆奴才耳許朝  
饒有機變堤水決朝命造舟不終日而辦緹城  
之日城中譌傳朝爲進諫所殺朝妻曰吾義不  
受辱遂自縊李家宰長庚梅公之女壻也作雲



中老子遺事紀進諫事甚備余爲進諫立傳并朝事亦附見云

紫髯將軍傳

紫髯將軍者姓周氏名文郁字蔚宗嘗州宜興人也長身美鬚髯深沈好書能譚文武大略天啓中奴酋陷遼陽杖劍謁高陽公于關門首建四衛之議公喜而執其手呼爲紫髯將軍留幕中叅預謀議丁卯奴掠朝鮮踞黃海道文郁率師赴援覆舟獐子島有神人教之登木浮海而免崇禎己巳奴酋入大安口袁崇煥督師入援

文郁主旗鼓敗麇廣渠門殺奴千人傷僞六王子奴移營南海子旋引去崇煥文郁兩肋集矢如蠅幸重鎧不受傷崇煥坐謀逆下詔獄遼兵潰而東上卽家起高陽爲督理甫抵關立命文郁軍前誓盡冒雨雪一日夜馳祖帥營勸諭還師庚午三月高陽以四城未復興東江牽制之師命茅元儀陳繼盛及文郁統龍武中左右協兵以往四酋懼自永平潛回瀋陽中協兵譁改文郁爲中協副總兵兼攝左右兩協舟泊覺華島而劉興治之變作興治興祚之弟興祚在奴



中自拔歸戰死永平城下所謂劉愛塔者也興  
祚死興治居皮島陳繼盛署島事流言關門興  
祚未死自奴中有書招興治興治領夷丁且有  
變興治大恨誘殺繼盛等二十餘人揚帆至小  
平島距旅順五十里文郁攜僉從數人輕舟泊  
島口興治來見意頗施易文郁令戎服趨謁少  
挫折之已而開顏語曰爾兄初見閣部于關西  
與我結爲兄弟誓以死報國太平之戰以八百  
騎敗奴萬騎血戰死綏爲東人忠勇第一今爾  
以睚眦讐殺負叛逆之名不亦傷乎早自爲計

束身歸命殺賊自贖閣部念爾兄必請貫爾罪  
我一門忠義之名爾念頭再一蹉跌無救處矣  
興治長嘆失聲又耳語曰島中將士非盡兄弟  
骨肉也身在絕島惶急相隨若一登陸人自尋  
活路安知不借爾爲功興治矍然失色少定憇  
之曰閣部有成言矣陳繼盛欲殺興治非興治  
欲殺繼盛也諸人之死夷丁護主人誤及之非  
興治使之也奏去本章自家不知文義憑人做  
去爾但依閣部說閣部必爲爾主張興治唯唯  
別去文郁往興治營直入帳中夷漢兵執刀斧



猙獰離立酒酣語興治舟小欲借宿帳中興治欣然陪宿至夜半忽逸去文郁如弗聞也留營中五日島衆呼噪索餉口語籍籍開誠慰論衆皆帖服比入舟並舟數十艘列炬呼蹕弓刀憂戛然文郁曰此興治嘗我也干楸竟夕鈴拆相聞侵晨皆散去部將逃匿雙島擊傷東師之過島者興治怒令島衆繞舟號愬文郁夜臥不起呼其將擁被語之曰二將逗遛畏避流言島叛自解今又激島衆殺我以實其言汝等墮其計中可趣取我首去島衆不足恤劉氏從此無噍

類矣興治大悔悟翼日飲餞文郁使人扶而拜之搏顙大哭而別九月興治敗奴于青山鳳凰城捷聞高陽上奏曰興治斬奴三十餘級雖不足以自贖其誓與奴絕則已明矣副總兵周文郁以口舌爲甲兵跳身虎穴而偃臥其中攜其衆堅其心申明 皇上威德一操一縱使百十跋扈蛟螭豺虎咸就一手調服數萬兵民賴以安定首當敘錄以爲忠勤之勸當國者惡文郁從海外來無所贈遺引同姓嫌絀文郁不敘高陽嘆息而已當興治變起四會尚據灤永興治



所領皆精甲降夷盡奪兵船商舶奴方馳僞檄  
誘島衆與治勾連奴孽不南走登則西扣關不  
歸奴則盤踞皮島奪鮮人馬市之利借地以交  
奴如宋李全故事國家方急奴安所得餘力制  
島論者以謂平島之功與四城驅奴相爲表裏  
孤貧赤手爲權倖抹殺至今未有能訟之者此  
可爲嘆息也壬申二月孔有德陷登圍萊文郁  
奉詔率津師千六百人赴海外協勦賊擁衆  
數萬自登入海圍旅順結老營于龍王堂自率  
精銳屯雙島我師單弱僅龍武左右兩營乃僞

立內丁二營火器一營招練一營夷丁百人更  
番出哨夜分布各艘唱夷歌遼人能夷歌者和  
之賊聞之謂我營中皆夷丁也十六日遣將焚  
龍王堂老營十八日遇賊雙島浮屍蔽海而下  
賊知老營燔乘風遁去追擊之沉其八舟獲叛  
將毛承祿旅順之圍始解二十三日追賊至三  
山島二十四日至廣鹿島二十九日至黃骨島  
先後焚獲賊舟四十餘艘獲僞副將都司旗鼓  
叅謀官四十餘人僞副將蘇有功者孔賊在登  
叅將馬聰等十四人謀以元旦行香時縛賊有



功告變賊盡殺十四人妻妾貨產盡給有功并  
統其衆有功擒孔賊益氣奪三十日追賊至獐  
子島中國之地始盡賊初欲據獐島西北阻江  
西南控制諸島及旅順結奴掠鮮鼓煽叛將出  
沒海上爲所欲爲至是乃遁入鴨綠江壹意投  
奴矣文郁會舟師入江檄朝鮮遏賊投奴要路  
初十日與賊戰鴨綠江卓山擒僞都司等官三  
十六人十三日合兵攻賊于蔴坨鮮兵軍陸我  
師軍水兩戰皆大捷耿賊遣僞官乞降請修築  
南關復金州以自贖鎮兵忌其功要擊之二叛

乃繇西北遁合奴營奴舟列馬耳山下結營于  
九連城文郁遣部將於馬耳山下下流縛草爲  
空營泅人候奴睡熟舉火奴舟火發誤奔空營  
營中火亦起奴自相蹂殺無算是時朝鮮陪臣  
都巡察使維君興金自點來會師吏曹叅議李  
行遠來奉書奴遣使英俄兒歹遺書朝鮮求款  
請以耿賊質軍中款議成則並歸孔賊文郁方  
條列具上而革任聽勘之旨至矣耿賊得  
罪老奴逃回皮島至是逡巡不敢去奴歸叛以  
求款我用鮮以款奴其名甚正視武陵用瞽人



之事何如惜乎其不就也文郁率單師追賊洪流巨浸中轉戰三千餘里殺傷賊十之八九俘獲數千雖未能禽孔馘耿亦足以復命矣諸鎮以畏敵敘賞文郁以血戰鐫責東事之不平豈盡疆事之失哉文郁歸貧無以爲家僑居武林布衣徒步閉門讀書作邊事小紀敘高陽幕府及袁督行閒事甚覈擔簦游武夷訪曹能始于三山能始敘而傳之刻其詩于十二代選中歸而謁余虞山曰高陽旣歿文郁當爲公死矣與閩人蔡鼎無能無錫顧杲子方極論制禦閩獻

方略其言曰逆賊竊據上游江南重地當廣搜豪傑多集義勇盡收草莽輕俠團聚爲兵肘腋清則內無他虞反側歸則外有勁旅庶幾先聲可奪其魄也逆賊焚陵僭號天人弗與日捱一日坐失時機彼將撫江漢掠全蜀守豫南扼楚東則我從何處下手不亦儼然敵國乎今荆襄失而不與宋同禍者以有西北諸路可進也我師繇唐鄧進則掣其右繇隨德進則牽其左舟師溯流以批搗其胸蜀師出房竹以橫截其腰秦師守關隴以控扼其面堂堂正正不錯不



亂可一鼓而完二十年不了之局也鼎拊膺嘆  
曰高陽死宿將盡天留紫髯爲國家辦賊耳文  
郁別去約旬月復來久之不至果來訃曰紫髯  
歸病不汗十日死矣

贊

曰曹能始敘邊事小紀曰髯之志以報國爲重  
而酬知己次之自廣寧失已無全遼高陽出而  
始定議守寧爲守關奴騎撤回僞城震動故丙  
寅之春袁督得以却虜守寧若已已之再出驅  
奴復土神京晏如又不待明也關門遣師助禁  
在奴未入口之先迎敵克捷在奴已迫畿之後

此段公案非身在行間誰知之者時事日非人  
才日少追往以思來在國而不在人也予讀之  
而悲髯之志焉嗚呼紫髯死矣髯死賊愈熾衡  
永秦晉相繼陷沒暇日攤書髯所論次方略依  
然敝麓蟬蠹中爲之慨然太息作紫髯將軍傳  
庶幾後世有論髯之生平而悲其志如能始者







